前漢書

冊 三十

漢　蘭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元后傳第六十八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師古曰述其本系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嬀汭以嬀爲姓師古曰嬀水名也曲水曰汭言因水爲姓也汭音而銳反○蕭該音義曰嬀汭字書曰嬀舜姓也該案舜居嬀水因以爲姓至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爲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犇齊師古曰犇古奔字齊桓公以爲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宋祁曰舊本三作二至王建爲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爲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文景間安孫遂字伯紀處東平陵師古曰濟南之縣生賀字翁孺爲武

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逗遛當坐者師古曰懦音乃喚反逗音住又音豆翁孺皆縱不誅它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師古曰二千石者奏而殺之其千石以下則得專誅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語見酷吏傳翁孺以奉使不稱免師古曰不稱謂不副所委嘆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翁孺既免而與東平陵終氏為怨迺徙魏郡元城委粟里為三老魏郡人德之元城建公曰服虔曰元城人年老者也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李奇曰此龜繇文也陰元后也陽漢也王氏舜後土也漢火也故曰土火相乘陰盛而沙麓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張晏曰陰數八八八六十四土數五故六百四十五歲也春秋僖十四年沙麓崩歲在乙亥至哀帝元壽二年哀帝崩元后始攝政歲在庚申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歲今王翁孺徙正直

其地（師古曰直亦當〇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卽沙鹿地也（師古曰虛讀曰墟）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

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爲廷尉史本始三年生女政君卽元后也禁有大志不修廉隅好酒色多取傍妻凡有四女八男長女君俠次卽元后政君次君力次君弟長男鳳孝卿次曼元卿譚子元（〇宋祁曰譚字上當有次字）崇少子商子夏立子叔根稚卿逢時季卿唯鳳崇與元后政君同母母適妻魏郡李氏女也（師古曰適讀曰嫡）後以妬去更嫁爲河內苟賓妻初李親任政君在身（師古曰任懷任）夢月入其懷及壯大婉順得婦人道嘗許嫁未行所許者死後東平王聘政君爲姬未入王薨禁獨怪之使卜數者相政君（師古曰數計數也若言今之祿命書也）

（數音所具反）當大貴不可言禁心以爲然迺教書學鼓琴
五鳳中獻政君年十八矣入掖庭爲家人子歲餘會
皇太子所愛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
天命迺諸娣妾良人更祝詛殺我（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太子憐
之且以爲然及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發病忽忽不
樂因以過怒諸娣妾莫得進見者久之（○宋祁曰越本無者字）
宣帝聞太子恨過諸娣妾欲順適其意迺令皇后擇
後宮家人子可以虞侍太子者（師古曰此虞與娛同）政君與在
其中（師古曰與讀曰豫）及太子朝皇后迺見政君等五人微
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
得已於皇后（師古曰恐不副皇后意故言不得已）彊應曰此中一人可
（師古曰非其本心故曰彊）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諸于
（師古曰諸于大掖衣即袿衣之類也）長御即以爲是皇后使侍中杜輔

掖庭令濁賢交送政君太子宮（師古曰濁姓也交送謂侍中掖庭令雜爲使）見丙殿得御幸有身先是者太子後宮娣妾以十數御幸久者七八年莫有子及王妃壹幸而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爲世適皇孫（師古曰適讀曰嫡）宣帝愛之自名曰驁字太孫常置左右後三年宣帝崩太子卽位是爲孝元帝立太孫爲太子以母王妃爲倢伃封父禁爲陽平侯後三日倢伃立爲皇后禁位特進禁弟弘至長樂衛尉永光二年禁薨謚曰頃侯長子鳳嗣侯爲衞尉侍中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太子壯大寬博恭慎語在成紀其後幸酒樂燕樂（師古曰幸酒好酒也樂宴樂好宴私之樂也解具在成紀）元帝不以爲能而傅昭儀有寵於上生定陶共王王多材藝上甚愛之坐則側席行則同輦（師古曰側席謂附近御坐）常有意欲廢太子而立

共王時鳳在位與皇后太子同心憂懼賴侍中史丹擁右太子師古曰右音佑助也語在丹傳上亦以皇后素謹慎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故得不廢元帝崩太子立是爲孝成帝尊皇后爲皇太后以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五千戶王氏之興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爲安成侯食邑萬戶鳳庶弟譚等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其夏黃霧四塞終日師古曰塞滿也言四方皆滿天子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爲見異言事者多以爲然鳳於是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卽位思慕諒闇師古曰商書云高宗諒闇諒信也闇默也言居父喪信默三年不言也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

今有茀星天地赤黃之異師古曰茀與孛同咎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迺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毋有所疑後五年諸吏散騎安成侯崇薨謚曰共侯有遺腹子奉世嗣侯太后甚哀之明年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爲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同產唯曼蚤卒張晏曰同父則爲同產不必同母也上言唯鳳崇同母也餘畢侯矣太后母李親苟氏妻生一

男名參寡居頃侯禁在時太后令禁還李親師古曰召還王氏太后憐參欲以田蚡爲比而封之李奇曰田蚡與孝景王后同母異父得封故也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參爲侍中水衡都尉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官滿朝廷大將軍鳳用事上遂謙讓無所顓師古曰顓與專同凡事皆不自專也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宋祁曰舊本異字上有奇字考異無故削之今越本亦無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師古曰曉猶白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爲不可迺止其見憚如此上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常不平師古曰言多疾疢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爲纖介師古曰往事謂

先帝時欲以代太子也言無纖介之嫌怒共王之來朝也天子留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師古曰人命無常不可諱○宋祁曰注曰字下當有言字注末當有也字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師古曰它謂晏駕也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爲非常異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師古曰詭違也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師古曰言迫於鳳不得止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以爲鳳建遣共王之國非是師古曰建立其議也迺奏封事言日蝕之咎矣天子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爲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師古曰近音巨靳反所以承宗廟重

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義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蝕之咎於定陶王（師古曰猥猶曲也）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宋祁曰省字上當有自字）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師古曰遠音于萬反）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師古曰王商也）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詘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爲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師古曰小婦妾也弟謂女弟卽妹也）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爲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師古曰是

珍倣宋版印

則不爲宜子明鳳所言非實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師古曰盪
洗滌也言婦初來所生之子或它姓○宋祁曰腸當作腹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
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宅
所不見者師古曰以所見者譬之則不見者可知鳳不可令久典事宜
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
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
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師古曰微無也且唯賢知賢君
試爲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中山孝王
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忠信質直知謀
有餘野王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上
自爲太子時數聞野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方
倚欲以代鳳初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師古曰辟讀曰闢時
太后從弟長樂衞尉弘子侍中音師古曰弘者太后之叔父也音則從

父弟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
疏乞骸骨謝上曰臣材駑愚戇得以外屬兄弟七人
封爲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輔政出入七年國家
委任臣鳳所言輒聽薦士常用無一功善陰陽不調
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
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
曰折其右肱（師古曰豐卦九三爻辭也肱臂也）此臣二當退也河平
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
也（師古曰空廢職任徒受祿秩也）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
自知當遠流放又重自念（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兄弟宗族所蒙
不測當殺身靡骨死輦轂下（師古曰靡音武皮反碎也）不當以無
益之故有離寢門之心誠歲餘以來所苦加侵（師古曰誠
實也）日月益甚（○宋祁曰越本月作日）不勝大願願乞骸骨歸自

治養蒙賴陛下神靈未埋髮齒朞月之閒幸得瘳愈復望帷幄不然必寘溝壑臣以非材見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被恩見哀重巍巍也師古曰巍巍高貌重音直用反進退於國爲厚萬無纖介之議師古曰論者不云疏斥外戚也唯陛下哀憐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爲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迺報鳳曰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婁臻咸在朕躬師古曰婁古屢字將軍迺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不云乎公毋困我師古曰周書洛誥載成王告周公辭也言公必須留京師毋得遠去而令我困務專精神安心自持期於亟瘳稱朕意焉師古曰亟急瘳差也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蕩腸非

珍倣宋版印

所宜言遂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為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為定陶王章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師古曰言為其家寮屬者皆得大官又以侍中太僕音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而五侯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鐘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師古曰彌竟也言望之極目也屬音之欲反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宋祁曰怒音暖五反上聲壞決高都連竟外杜服虔曰壞決高都水入長安高都水在長安西也孟康曰杜鄠二縣之間田畝一金言其境自長安至杜陵也李奇曰長安有高都水杜里既壞決高都作殿復衍及外杜里師古曰成都侯商自擅穿帝城引水耳曲陽無此事雖大作第宅不得從長安至杜陵也李說為是又土山漸臺西白虎師古曰皆放效天子之制也○宋祁曰漸本西字下有象字其奢

脩如此然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鳳輔政凡十一歲陽朔三年秋鳳病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師古曰不可言謂死也不欲斥言之）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師古曰敕整也）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師古曰倨慢也音據）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薦之鳳薨天子臨弔贈寵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自長安至渭陵諡曰敬成侯子襄嗣侯爲衞尉御史大夫音竟代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外谷永說譚令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與音不平語在永傳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歲餘上下

詔曰車騎將軍音宿衞忠正勤勞國家前爲御史大夫以外親宜典兵馬入爲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朕甚慊焉其封音爲安陽侯食邑與五侯等俱三千戶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師古曰黃圖云明光宮在城內近桂宮也）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灃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輯濯越歌（師古曰輯與楫同濯與櫂同皆所以行船也令執楫櫂人爲越歌也楫謂櫂之短者也今吳越之人呼爲橈音饒越歌爲越之歌）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師古曰黃圖云在未央宮）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謝太后上聞之大怒迺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灃水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如淳曰門楣格再重如人衣領再重裏者青名

日青瑣天子門制也師古曰孟說是青瑣者刻爲連瑣文而以青塗之也紅陽侯立父子藏匿姦猾亡命賓客爲羣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師古曰言此罪過並身自爲之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外家宗族彊上一身寖弱日久師古曰寖漸也今將一施之師古曰行刑罰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師古曰令摠集音之府舍待詔命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籍槀請罪師古曰自坐槀上言就刑戮也商立根皆負斧質謝上不忍誅然後得已久之平阿侯譚薨謚曰安侯子仁嗣侯太后憐弟曼蚤死獨不封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師古曰比音必寐反○宋祁曰婦舊本作娣常以爲語平阿侯譚成都侯商及在位多稱莽者久之上復下詔追封曼爲新

都哀侯而子莽嗣爵爲新都侯後又封太后姊子淳于長爲定陵侯王氏親屬侯者凡十人上悔廢平阿侯譚不輔政而薨也迺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杜鄴說車騎將軍音令親附商語在鄴傳王氏爵位日盛唯音爲修整數諫正有忠節輔政八年薨弔贈如大將軍謚曰敬侯子舜嗣侯爲太僕侍中特進成都侯商代音爲大司馬衞將軍而紅陽侯立位特進領城門兵商輔政四歲病乞骸骨天子閔之更以爲大將軍益封二千戸賜錢百萬商薨弔贈如大將軍故事謚曰景成侯子況嗣侯紅陽侯立次當輔政有罪過語在孫寶傳上迺廢立而用光祿勳曲陽侯根爲大司馬票騎將軍歲餘益封千七百戸高平侯逢時無材能名稱是歲薨

謚曰戴侯子賈之嗣侯綏和元年上卽位二十餘年無繼嗣而定陶共王已薨子嗣立爲王王祖母定陶傅太后重賂遺票騎將軍根爲王求漢嗣根爲言上亦欲立之遂徵定陶王爲太子時根輔政五歲矣乞骸骨上迺益封根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黃金五百斤罷就第先是定陵侯淳于長以外屬能謀議爲衞尉侍中在輔政之次是歲新都侯莽告長伏罪與紅陽侯立相連師古曰伏罪謂舊罪陰伏未發者也長下獄死立就國語在長傳故曲陽侯根薦莽以自代上亦以爲莽有忠節遂擢莽從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爲大司馬歲餘成帝崩哀帝卽位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哀帝初優莽不聽莽上書固乞骸骨而退上迺下詔曰曲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太僕安陽侯舜往時護太

子家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爲治太皇太后○宋祁曰越本無太皇字詔休就第朕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莽三百五十戶以莽爲特進朝朔望又還紅陽侯立京師哀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師古曰效獻也獻其款誠○宋祁曰浙本注文獻並作致根行貪邪臧累鉅萬縱橫恣意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大治室第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爲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師古曰共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姦邪欲筦朝政師古曰筦與管同推親近吏主簿張業以爲尚書蔽上壅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

珍倣宋版印

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師古曰至親謂於成帝爲舅）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如淳曰五官名也外戚傳曰五官視三百石）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況幸得以外親繼父爲列侯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爲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況父子至厚也今迺背忘恩義以根嘗建社稷之策（師古曰謂立哀帝爲嗣也）遣就國免況爲庶人歸故郡根及況父商所薦舉爲官者皆罷後二歲傅太后帝母丁姬皆稱尊號有司奏新都侯莽前爲大司馬貶抑尊號之議虧損孝道及平阿侯仁臧匿趙昭儀親屬皆就國天下多寃王氏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

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師古曰言供養太后）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反）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師古曰引領自引首領而退也）行道之人爲之隕涕況於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慚於延陵乎哀帝深感其言復封商中子邑爲成都侯元壽元年日蝕賢良對策多訟新都侯莽者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曲陽侯根薨國除明年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莽爲大司馬與共徵立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爲平帝帝九歲常年被疾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顓威福紅陽侯立莽諸父平阿侯仁素剛直莽內憚之令大臣以罪過奏遣立仁就國莽日誑耀太后言輔政致太平羣臣奏請尊莽爲安漢公後遂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殺

賜立諡曰荒侯子柱嗣仁諡曰剌侯子術嗣是歲元始三年也明年莽風羣臣奏立莽女爲皇后（師古曰風讀曰諷）又奏尊莽爲宰衡莽母及兩子皆封爲列侯語在莽傳莽既外壹羣臣令稱己功德又內媚事旁側長御以下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君俠爲廣恩君君力爲廣惠君君弟爲廣施君皆食湯沐邑日夜共譽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張晏曰以遊觀之樂易其權若市買之易物者也師古曰虞與娛同）迺令大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師古曰邑外謂之郊近二十里也○宋祁曰近字下當有郊字劉奉世曰言郊不必二十里也鄠槐里焉得云近）存見孤寡貞婦春幸繭館（師古曰漢宮閣疏云上林苑有繭觀蓋蠶繭之所也）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祓除（師古曰桑採桑也遵循也謂緣水邊）夏遊籞宿鄠杜之間（師古曰籞宿苑在長安城南今之御宿川是也○宋祁曰籞一本作御）秋歷東館望昆明

集黃山宮冬饗飲飛羽師古曰黃山宮在槐里飛羽殿在未央宮中羽字或作雨
校獵上蘭師古曰上蘭觀名也在上林中登長平館師古曰在長平坂也臨涇
水而覽焉太后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
歲以爲常太后從容言曰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我始入太子家
時見於丙殿至今五六十歲尚頗識之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
莽因曰太子宮幸近可壹往遊觀不足以爲勞於是
太后幸太子宮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太后旁弄兒病在外
舍服虔曰言婢侍史生兒取以作弄兒也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
如此平帝崩無子莽徵宣帝玄孫選最少者廣戚侯
子劉嬰年二歲託以卜相爲最吉迺風公卿奏請立
嬰爲孺子師古曰風讀曰諷令宰衡安漢公莽踐阼居攝如
周公傅成王故事太后不以爲可力不能禁於是莽
遂爲攝皇帝改元稱制焉俄而宗室安衆侯劉崇及

珍倣宋版印

東郡太守翟義等惡之更舉兵欲誅莽（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遠也（師古曰言所見者同）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不可其後莽遂以符命自立爲真皇帝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宋祁曰別本作未卽立或作未卽位）璽臧長樂宮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師古曰而汝也）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師古曰孤寄言以孤寄託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師古曰言惡賤）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

皇帝（師古曰若亦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迺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師古曰言不可諫止）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迺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滅族也（○宋祁曰知而越本知作如考異更作如）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迺爲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衆樂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疎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迺車駕至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

是也師古曰恚對之辭也莽因曰此誖德之臣也師古曰誖乖也音布內反
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璧文言太皇太后
當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服虔曰銅璧如璧形以銅爲之也○劉奉世曰當云新室文母皇太后
莽迺下詔曰予視羣公咸曰休哉師古曰視讀曰示休美也
其文字非刻非畫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予
爲子更命太皇太后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協于新
室○宋祁曰熙寧監本作協于新淳化本作新室故交代之際信于漢氏哀
帝之代世傳行詔籌爲西王母共具之祥師古曰共音居用反
當爲歷代爲母昭然著明予祗畏天命敢不欽承謹
以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紱
以當順天心光于四海焉師古曰此紱謂璽之組也太后聽許莽
於是鴆殺王諫而封張永爲貢符子初莽爲安漢公
時又諂太后奏尊元帝廟爲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

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爲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孝元廟（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更爲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篹食堂（孟康曰篹音撰晉灼曰篹具也）既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以太后好出遊觀迺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師古曰與音預言此何罪於汝無所干預何爲毀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爲如令有知我迺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爲然愈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孟康曰侍中所著貂也莽更漢制也師古曰更亦改）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

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太后年八十四建國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合葬渭陵莽詔大夫揚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著其協於元城沙麓太陰精者謂夢月也太后崩後十年漢兵誅莽初紅陽侯立就國南陽與諸劉結恩立少子丹爲中山太守世祖初起丹降爲將軍戰死上閔之封丹子泓爲武桓侯至今師古曰泓音於宏反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宋祁曰三代字上當有自字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師古曰幾音巨依反數音所角反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師古曰卷音其圓反解在

劉向傳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前漢書卷九十八

前漢書卷九十八考證

孝元皇后傳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甲館成帝紀作甲觀

二人頓首省戸下○顧炎武曰省戸卽禁門也蔡邕獨斷曰禁中者門戸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父陽平侯名禁當時避之故曰省中

前漢書卷九十八考證

前漢書卷九十九上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王莽傳第六十九上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輔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馬語在元后傳（師古曰外戚傳言十侯此云九者以鳳本嗣禁爲侯）唯莽父曼蚤死不侯（師古曰蚤古早字）莽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師古曰乘因也因貴盛之時）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師古曰佚字與逸同）莽獨孤貧因折節爲恭儉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師古曰敕整也）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師古曰謂伯父也以居長嫡而繼統也）莽侍疾

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騎校尉箕閎上谷都尉陽並中郎陳湯皆當世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莽爲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衞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師古曰振舉也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游者爲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爲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恧師古曰激急動也恧愧也激音工歷反恧音女六反莽兄永爲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師古曰振整也一曰振張起也奉羊酒勞遣其師恩施下竟同學師古曰竟周徧也諸生

縱觀長老歎息光年小於莽子宇莽使同日內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當飲某藥比客罷者數起焉師古曰比音必寐反數音所角反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師古曰謂朱博莽聞此兒種宜子師古曰此兒謂所買婢也爲買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是時太后姊子淳于長以材能爲九卿先進在莽右師古曰名位居其右在前也莽因求其罪過因大司馬曲陽侯根白之長伏誅莽以獲忠直語在長傳根因乞骸骨薦莽自代上遂擢爲大司馬是歲綏和元年也年三十八矣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師古曰鳳商音根四人皆爲大司馬而莽之諸父也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宋祁曰聘諸當作聘請以爲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

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輔政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哀帝遣尚書令詔莽曰先帝委政於君而棄羣臣朕得奉宗廟誠嘉與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師古曰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也以著朕之不能奉順先帝之意師古曰著明也朕甚悲傷焉已詔尚書待君奏事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白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復令莽視事時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昌侯董宏上書言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丁姬宜上尊號莽與師丹共劾宏誤朝不道語在丹傳後日未央宮置酒內者令爲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

師古曰坐並音材臥反莽案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師古曰會謂至置酒所也重音直用反莽復乞骸骨哀帝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使家中黃門蘇林曰使黃門在其家中為使令十日一賜餐下詔曰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朕庶幾與為治太皇太后詔莽就第朕甚閔焉其以黃郵聚戶三百五十益封莽服虔曰黃郵在南陽棘陽縣○宋祁曰郵說文曰郵境上行書舍也倉頡篇曰郵過書之官也廣雅云驛也益封莽別本越本無莽字位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師古曰見天子之禮也見音胡電反車駕乘綠車從師古曰綠車皇孫之車天子出行令莽乘之以從所以寵也後二歲傅太后丁姬皆稱尊號丞相朱博奏莽前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

爵土請免爲庶人上曰以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師古曰獲者莽子之名也今書本有作護字者流俗所改耳）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上書冤訟莽者以百數（師古曰言其合管朝政不當就國也○宋祁曰吏字下當有民字）元壽元年日食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訟莽功德上於是徵莽始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師古曰姓孔名休宛縣人）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欲以爲好（師古曰結歡好也音呼到反）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瘢（師古曰瘢創痕也痕音下恩反）美玉可以滅瘢欲獻其瑑耳（○宋祁曰耳字當刪）即解其瑑（服虔曰瑑音衞蘇林曰劍鼻也師古曰瑑字本作璏從王彘聲後轉寫者訛也瑑自雕瑑字耳音瑑也）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邪（師古曰賈讀曰價言其所有價值也）遂椎碎之（師古曰椎音直追反）

其字從木自裹以進休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莽還京師歲餘哀帝崩無子而傅太后丁太后皆先薨太皇太后卽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黄門期門兵皆屬莽莽白大司馬高安侯董賢年少不合衆心收印綬賢卽日自殺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舉莽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互相舉太后拜莽爲大司馬與議立嗣安陽侯王舜莽之從弟其人脩飭師古曰飭讀與敕同敕整也太后所信愛也莽白以舜爲車騎將軍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爲孝平皇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白趙氏前害皇子傅氏驕僭遂廢孝成趙皇后孝哀傅皇后皆令自殺語在外戚傳莽以大司徒孔

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爲侍中奉車都尉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說者 師古曰說讀曰悅 莽皆傅致其罪 師古曰傅讀曰附附益而引致之令入罪 爲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素畏愼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坐互相舉免丁傅及董賢親屬皆免官爵徙遠方紅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己不得肆意乃復令光奏立舊惡前知定陵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爲言誤朝 師古曰妄稱譽之誤惑朝廷也 後白以官婢楊寄私子爲皇子衆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爲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襁褓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 師古曰比頻也 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

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師古曰力勉力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師古曰安猶徐也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爲爪牙豐子尋歆子棻師古曰棻或作㯳字音扶云反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之師古曰外示凜厲之色而假爲方直之言○宋祁曰而言之當作而言方欲有所爲微見風采師古曰見音胡電反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衆庶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師古曰風讀曰諷下皆類此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羣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故大司馬

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戶疇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如光故事太后問公卿曰（○宋祁曰問字上當有召字）誠以大司馬有大功當著之邪（師古曰著明也）將以骨肉故欲異之也於是羣臣乃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載同符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而託號於周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上應古制下準行事（○劉敞曰行事卽已行之事）以順天心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寢置臣莽勿隨輩列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尚書洪範之言也蕩蕩廣平之貌也故引之）屬有親者義不得阿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讓太后詔謁者引莽待殿東廂

珍倣宋版印

莽稱疾不肯入太后使尚書令恂詔之曰君以選故而辭以疾（師古曰選善也國家欲褒其善加號疇邑乃以疾辭）君任重不可闕以時亟起（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莽遂固辭太后復使長信太僕閎承制召莽莽固稱疾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肯起太后下詔曰太傅博山侯光宿衞四世世世爲傅相忠孝仁篤行義顯著建議定策益封萬戶以光爲太師與四輔之政（師古曰與讀曰豫）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積累仁孝使迎中山王折衝萬里功德茂著益封萬戶以舜爲太保左將軍光祿勳豐宿衞三世忠信仁篤（師古曰篤厚也）使迎中山王輔導共養以安宗廟（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封豐爲廣陽侯食邑五千戶以豐爲少傅皆授四輔之職疇其爵邑各賜第一區侍中奉車都尉邯宿衞勤勞建議定策封邯爲承

陽侯食邑三千四百戶師古曰承音蒸四人既受賞莽尚未
起羣臣復上言莽雖克讓朝所宜章以時加賞明重
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詔曰大司馬新
都侯莽三世爲三公典周公之職建萬世策功德爲
忠臣宗化流海內遠人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宋
祁曰熙寧監本越本無裳字其以召陵新息二縣戶二萬八千益
封莽復其後嗣疇其爵邑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封功如蕭相國
○宋祁曰邵本云封加如蕭相國劉敞曰封字衍以莽爲太傅幹四輔之事
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爲安漢公第定著於
令傳之無窮於是莽爲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策曰
漢危無嗣而公定之四輔之職三公之任而公幹之
羣僚衆位而公宰之功德茂著宗廟以安蓋白雉之
瑞周成象焉師古曰言莽致白雉之瑞有周公相成王之象故賜嘉號曰安

珍倣宋版印

漢公輔翼于帝期於致平（師古曰致太平）毋違朕意莽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疇爵邑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師古曰給足也家給家家給足）羣公復爭太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其令公奉舍人賞賜皆倍故（師古曰奉所食之奉也舍人私府吏員也倍故數多於故各一倍也奉音扶用反）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莽復讓不受而建言宜立諸侯王後及高祖以來功臣子孫大者封侯或賜爵關內侯食邑然後及諸在位各有第序上尊宗廟增加禮樂下惠士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語在平紀莽既說衆意（師古曰說讀曰悅）又欲專斷知太后猒政乃風公卿（師古曰風讀曰諷）奏言往者吏以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詔曰皇帝幼年朕

且統政比加元服（師古曰比至平帝加元服以來太后且統政也比音必寐反○宋祁曰元服下當有者字）今衆事煩碎朕春秋高精氣不堪殆非所以安躬體而育養皇帝者也故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永以康寧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巍巍高貌也言舜禹之治天下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身親其事也與讀曰豫）自今以來惟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致密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莽欲以虛名說太后（師古曰說讀曰悅）白言親承前孝哀丁傅奢侈之後百姓未贍者多太后宜且衣繒練頗損膳以視天下（師古曰繒練謂帛無文者視讀曰示）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

珍倣宋版印

於是公卿皆慕效焉莽帥羣臣奏言陛下春秋尊久衣重練減御膳誠非所以輔精氣育皇帝安宗廟也臣莽數叩頭省戶下白爭未見許今幸賴陛下德澤間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生蓂莢朱草嘉禾休徵同時並至（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臣莽等不勝大願願陛下愛精休神闊略思慮（師古曰闊寬也略簡也）遵帝王之常服復大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共養惟哀省察莽又令太后下詔曰蓋聞母后之義思不出乎門閾（師古曰閾門橛也音域○宋祁曰監本無門字）國不蒙佑皇帝年在襁褓未任親政戰戰兢兢懼於宗廟之不安國家之大綱微朕孰當統之（師古曰微無也）是以孔子見南子周公居攝蓋權時也（師古曰南子衛靈公夫人孔子欲說靈公以治道故見南子也）勤身極思憂勞未綏故國奢則視之以儉（師古曰視讀曰示）矯枉者過其正而

朕不身帥將謂天下何夙夜夢想五穀豐孰百姓家給比皇帝加元服委政而授焉師古曰比音必寐反今誠未皇于輕靡而備味師古曰皇暇也靡細也庶幾與百僚有成其勗之哉師古曰勗勉也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師古曰素食卽菜食也解在霍光傳左右以白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於職以時食肉愛身爲國莽念中國已平惟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黃金幣帛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又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入侍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爲皇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卽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液廷媵未充師古曰液與掖同音古字通用乃者國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師古

曰取皆讀曰娶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師古曰適讀曰嫡嫡妻所生女也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己女爭卽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明詔聖德巍巍如彼安漢公盛勳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衆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師古曰言皇后之位當在莽女也莽白願見女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見女還奏

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師古曰窈窕幽閑也)宜承天序奉祭祀有詔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孟康曰金水相生也張晏曰金王則水相也遇父母謂泰卦乾下坤上天下於地是配享之卦師古曰王音于放反○劉攽曰予謂但言父母得位安知是泰卦乎)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信鄉侯佟上言(師古曰王子侯表清河綱王子豹始封新鄉侯傳爵至曾孫佟王莽簒位賜姓王卿謂此也而此傳作信鄉侯古者新信同音故耳佟音徒冬反)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襃紀子稱侯(師古曰解在外戚恩澤侯表也)安漢公國未稱古制(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下亦同)事下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佟言應禮可許請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滿百里莽謝曰臣莽子女誠不足以配至尊復聽衆議益封臣莽伏自惟念得託肺腑獲爵土如使子女誠能奉稱聖德臣

珍倣宋版印

莽國邑足以共朝貢師古曰共讀曰供不須復加益地之寵願歸所益太后許之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媵家羣臣復言今皇后受聘踰羣妾亡幾師古曰亡幾不多也亡讀曰無幾音居豈反其下並同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爲三千萬莽復以其千萬分予九族貧者陳崇時爲大司徒司直與張竦孫竦相善竦者博通士爲崇草奏稱莽功德師古曰草謂創立其文也崇奏之曰竊見安漢公自初束脩師古曰束脩謂初學官之時值世俗隆奢麗之時蒙兩宮厚骨肉之寵師古曰兩宮謂成帝及太后被諸父赫赫之光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財饒埶足亡所啎意師古曰啎逆也無人能逆其意也啎音五故反然而折節行仁克心履禮拂世矯俗確然特立師古曰拂違也矯正也拂音佛惡衣惡食陋車駑馬妃匹無二閨門之

內孝友之德衆莫不聞清靜樂道温良下士師古曰下音胡嫁反惠于故舊篤于師友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師古曰論語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公之謂矣及爲侍中故定陵侯淳于長有大逆罪公不敢私建白誅討師古曰首言其事也周公誅管蔡季子鴆叔牙師古曰解並在前公之謂矣是以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馬委以國統孝哀即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二統晉灼曰欲令丁姬爲帝太后也公手劾之以定大綱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幄坐師古曰坐音才臥反以明國體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圉師古曰大雅烝民之詩美仲山甫之德茹食也彊圉彊梁圉扞也○宋祁曰監本越本無不侮鰥寡四字公之謂矣深執謙退推誠讓位定陶太后欲立僭號憚彼面刺幄坐之義佞惑之雄朱博之疇懲此長宏手劾之事上下一

心讒賊交亂詭辟制度遂成簒號師古曰詭違也辟讀曰僻斥逐仁賢誅殘戚屬而公被胥原之訴遠去就國應劭曰胥原子胥屈原也師古曰遠去朝廷而就其侯國朝政崩壞綱紀廢弛危亡之禍不隧如髮師古曰弛解也音式爾反隧音直類反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顇師古曰大雅瞻卬之詩也殄盡也顇病也言爲政不善賢人奔亡矣天下邦國盡困病也顇與悴同音才醉反公亡之謂矣當此之時宮亡儲主董賢據重加以傅氏有女之援師古曰謂哀帝傅皇后皆自知得罪天下結讎中山張晏曰傅太后譖中山馮太后陷以祝詛之罪則必同憂斷金相翼師古曰引易繫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翼助也藉假遺詔頻用賞誅先除所憚急引所附遂誣往冤更徵遠屬事埶張見其不難矣師古曰言哀帝既崩丁傅董賢欲稱遺詔樹立黨親共立幼主以據國權也遠屬國之宗室疏遠者也○宋祁曰徵字當作懲其字下當有然字矣字當刪賴公立入卽時退賢及其黨親當此之時公運獨見之明奮亡前之威師古曰無

前謂無有敢當之者盱衡厲色振揚武怒孟康曰眉上曰衡盱衡舉眉揚目也師古曰盱音許于反乘其未堅厭其未發師古曰厭音一涉反震起機動敵人摧折雖有賁育不及持刺師古曰孟賁夏育皆古勇士也持刺謂持兵刃以刺雖有樗里不及回知師古曰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也爲秦相時人號曰智囊雖有鬼谷不及造次師古曰鬼谷先生蘇秦之師善談說是故董賢喪其魂魄遂自絞殺人不還踵日不移晷師古曰還讀曰旋晷景也言其速疾霍然四除更爲寧朝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禍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亮彼武王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師尚父太公也亮助也言太公武毅若鷹之飛揚佐助武王以克殷也孔子曰敏則有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對子張之言也敏疾也言應事疾速乃能成功公之謂矣於是公乃白內故泗水相豐斄令邯師古曰甄豐甄邯也斄讀曰部與大司徒光○宋祁曰徒當作馬車騎將軍舜建定社稷奉節東迎皆以功德受封益土爲國名臣書曰知人則

哲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哲智也公之謂也公卿咸歎公德同盛公勳皆以周公爲比師古曰比音必寐反宜賜號安漢公益封二縣公皆不受傳曰申包胥不受存楚之報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師古曰申包胥楚大夫也吳師入郢楚昭王出奔包胥如秦乞師秦出師以救楚昭王反國欲賞包胥辭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遂不受晏平仲齊大夫晏嬰也以道佐齊景公景公欲封之讓而不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解在董仲舒傳公之謂也將爲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公女爲首公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天性自然欲其榮貴甚於爲身皇后之尊侔於天子當時之會千載希有然而公惟國家之統揖太福之恩師古曰揖謂讓而不當也事事謙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于德不嗣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言舜自讓德薄不足以繼帝堯之事也公之謂矣自公受策以至于今亹亹翼翼日新其德師古曰亹亹勉也翼翼敬

也亹音武匪反增脩雅素以命下國㣕儉隆約以矯世俗師古曰㣕退也矯正也㣕音千旬反其字從彳割財損家以帥羣下彌躬執平以逮公卿師古曰彌讀與弭同教子尊學以隆國化僮奴布衣馬不秣穀食飲之用不過凡庶詩云温温恭人如集于木師古曰小雅小宛之詩温温柔貌也如集于木恐墮墜耳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君子好學樂道故志不在安飽公之謂矣克身自約糴食逮給師古曰纔得粗及僅足而已物物卬市日闋亡儲師古曰物物卬市言其衣食所須皆買之於市不自營作而不奪工商利也闋盡也日闋言當日卽盡不蓄積也卬音牛向反闋音空穴反又上書歸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金錢獻田殫盡舊業爲衆倡始師古曰倡音尺尚反於是小大鄉和承風從化師古曰鄉讀曰嚮外則王公列侯內則帷幄侍御翕然同時各竭所有或入金錢或獻田畝以振貧窮收贍不足者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魯公

珍倣宋版印

儀子不茹園葵張晏曰令尹子文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仕而逃祿朝不及夕也師古曰子文楚令尹鬭穀於菟也公儀子魯國相公儀休也拔其園葵不奪園夫之利食菜曰茹音人諸反公之謂矣開門延士下及白屋師古曰白屋謂庶人以白茅覆屋者也婁省朝政師古曰婁古屢字綜管衆治親見牧守以下考迹雅素審知白黑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師古曰大雅烝民之詩也一人天子也解讀曰懈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師古曰乾卦九三爻辭也乾乾自彊之意惕懼也厲病也公之謂矣比三世爲三公再奉送大行師古曰比頻也秉冢宰職塡安國家師古曰塡音竹刃反四海輻湊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師古曰虞書舜典敘舜之德麓錄也言堯使舜大錄萬機之政一曰山足曰麓言舜有聖德雖遇雷風不迷惑也公之謂矣此皆上世之所鮮師古曰鮮音先踐反禹稷之所難而公包其終始一以貫之師古曰論語稱孔子謂曾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謂忠恕可謂備矣是以三年之間化行如神嘉瑞疊累豈

非陛下知人之效得賢之致哉故非獨君之受命也
臣之生亦不虛矣是以伯禹錫玄圭周公受郊祀師古曰尚書禹貢云禹錫玄圭告厥成功言賞治水功成也禮記明堂位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七年乃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蓋以達天之使不敢擅天之功也師古曰言天降賢材以助王者王者當申達其用而不敢自專
揆公德行爲天下紀師古曰揆度也紀理也
觀公功勳爲萬世基基成而賞不配紀立而褒不副師古曰配對也
誠非所以厚國家順天心也高皇帝褒賞元功
相國蕭何邑戶既倍又蒙殊禮奏事不名入殿不趨
封其親屬十有餘人樂善無厭班賞亡遴師古曰遴與吝同
苟有一策即必爵之是故公孫戎位在充郎選繇旄
頭壹明樊噲封二千戶孟康曰公孫戎奴也高帝時爲旄頭郎晉灼曰楚漢春秋

珍倣宋版印

上東園項羽聞樊噲反旄頭公孫戎明之卒不反封戎二千戶師古曰此公孫戎耳非戎奴也戎奴自武帝時人孟說誤矣緜讀與由同孝文皇帝褒賞絳侯益封萬戶賜黃金五千斤孝武皇帝郵錄軍功裂三萬戶以封衞青青子三人或在襁褓皆爲通侯孝宣皇帝顯著霍光增戶命疇封者三人延及兄孫夫絳侯即因漢藩之固杖朱虛之鯁依諸將之遞據相扶之勢其事雖醜要不能遂李奇曰言勃之功不遂而霍光據席常任也晉灼曰醜衆也言勃欲誅諸呂據其事雖衆要不能以呂后在時而遂意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遞繞也謂相圍繞也言絳侯之時漢家外有藩屛盤石之固內有朱虛骨鯁之強諸將同心圍繞扶翼呂氏之黨雖欲作亂心懷醜惡事必不成言勃之功不足多也遞音滯也霍光即席常任之重乘大勝之威未嘗遭時不行陷假離朝服虔曰言光未嘗陷假不遇而離去朝也莽嘗退就國是陷假也師古曰假升也陷假者被陷害而去所升之位也韋昭曰陷墜也假音下下猶瘕也朝之執事亡非同類割斷歷久統政曠世雖曰有功所因亦易

然猶有計策不審過徵之累師古曰光誤徵昌邑王不得其人也累音力瑞反及至青戎摽末之功服虔曰摽音刀末之摽謂衛青公孫戎也師古曰摽音匹遙反○宋祁曰予案字林摽刀劍末銅也音匹幺反一言之勞然猶皆蒙丘山之賞課功絳霍造之與因也比於青戎地之與天也而公又有宰治之效乃當上與伯禹周公等盛齊隆兼其褒賞豈特與若云者同日而論哉師古曰若云謂若向者所云絳霍青戎也然曾不得蒙青等之厚臣誠惑之臣聞功士原者賞不限德士首者褒不檢師古曰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也無首謂無出其上者也檢局也是故成王之於周公也度百里之限師古曰度亦踰越也越九錫之檢開七百里之宇師古曰解並見前兼商奄之民師古曰商奄二國名賜以附庸殷民六族師古曰謂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也大路大旂師古曰解已見前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師古曰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也半璧曰璜父讀曰甫祝宗卜史師古曰太

珍倣宋版印

祝太宗太卜太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師古曰既有備物而加之策書也一曰典策春秋之制也官司彝器師古曰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之器也一曰彝祭宗廟酒器也周禮有六彝彝法也言器有所法象之貌耳白牡之牲師古曰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郊望之禮師古曰郊卽祀上帝于郊也望謂望山川而祭之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謂命周公以封伯禽而爲魯公也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師古曰謂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可謂不檢士原者矣非特止此六子皆封師古曰周公六子伯禽之弟也詩曰亡言不讐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讐用也有讐言則用之有德者必報之一曰讐對也賞當其言也報當如之不如非報也服虔曰報賞當如其德不如德者非報也近觀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長沙下詔稱忠定著於令師古曰謂吳芮也解在芮傳番音蒲河反明有大信不拘於制也春秋晉悼公用魏絳之策諸夏服從鄭伯獻樂悼公於是以半賜之絳深辭讓晉侯曰

微子寡人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有金石之樂春秋善之師古曰事見左傳襄十一年微無也取其臣竭忠以辭功君知臣以遂賞也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賞○宋祁曰德字下當有而字遂聽公之固辭不顧春秋之明義則民臣何稱萬世何述誠非所以爲國也臣愚以爲宜恢公國令如周公師古曰恢大也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即羣下較然輸忠黎庶昭然感德師古曰較明貌也○宋祁曰輸浙本作論下文輸同臣誠輸忠民誠感德則於王事何有師古曰言臻其極無闕遺唯陛下深惟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戒儀刑虞周之盛師古曰儀刑謂則而象之敕盡伯禽之賜無遴周公之報師古曰敕備也遴與吝同令天法有設後世有祖師古曰祖始也以此爲法之始天下幸甚太后以視羣公師古曰視

讀曰示羣公方議其事會呂寬事起初莽欲擅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丁傅撓亂國家幾危社稷（師古曰撓擾也音女高反幾音巨依反）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爲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爲後代法於是遣甄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即私遣人與寶等通書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語在衛后傳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其故章以爲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爲變怪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於衛氏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焉懷子（師古曰焉其名）繫獄須產子已殺之（師古曰須待也）莽奏言宇爲呂寬等所詿誤流言惑衆

惡與管蔡同罪○宋祁曰越本邵本無惡字臣不敢隱其誅甄邯等白太后下詔曰夫唐堯有丹朱周文王有管蔡此皆上聖亡奈下愚子何以其性不可移也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昔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於刑錯師古曰四國謂三監及淮夷耳公其專意翼國期於致平師古曰翼助也莽因是誅滅衞氏窮治呂寬之獄連引郡國豪桀素非議己者內及敬武公主師古曰元帝女弟也梁王立紅陽侯立平阿侯仁使者迫守皆自殺死者以百數海內震焉大司馬護軍褒奏言安漢公遭子宇陷於管蔡之辜子愛至深爲帝室故不敢顧私惟宇遭辠喟然憤發作書八篇以戒子孫宜班郡國令學官以教授事下羣公請令天下吏能誦公戒者以著官簿比孝經師古

日著官簿言用之得選舉也四年春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皇帝以配上帝四月丁未莽女立爲皇后大赦天下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覽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觀風俗太保舜等奏言春秋列功德之義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唯至德大賢然後能之其在人臣則生有大賞終爲宗臣殷之伊尹周之周公是也及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曰伊尹爲阿衡周公爲太宰周公享七子之封有過上公之賞宜如陳崇言章下有司有司請還前所益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爲宰衡位上公掾史秩六百石三公言事稱敢言之羣吏毋得與公同名出從期門二十人羽林三十人前後大車十乘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二千戶黃金印赤韍師古曰韍印之

組也封公子男二人安爲褒新侯臨爲賞都侯加后聘

三千七百萬合爲一萬萬以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

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莽稽首辭

讓出奏封事願獨受母號還安臨印韍及號位戶邑

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以直功師古曰直當也謙約退

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莽求見固讓太后下詔曰公

每見叩頭流涕固辭今移病固當聽其讓令眂事邪

師古曰眂古視字將當遂行其賞遣歸就第也光等曰安臨

親受印韍策號通天其義昭昭黃郵召陵新野之田

爲入尤多師古曰召讀曰邵皆止於公公欲自損以成國化

宜可聽許治平之化當以時成宰衡之官不可世及

納徵錢乃以尊皇后非爲公也功顯君戶止身不傳

褒新賞都兩國合三千戶甚少矣忠臣之節亦宜自

珍倣宋版印

屈而信主上之義（師古曰信讀曰申）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眂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可莽乃起眂事上書言臣以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倉卒之夜以新都侯引入未央宮庚申拜爲大司馬充三公位元始元年正月丙辰拜爲太傅賜號安漢公備四輔官今年四月甲子復拜爲宰衡位上公臣莽伏自惟爵爲新都侯號爲安漢公官爲宰衡太傅大司馬爵貴號尊官重一身蒙大寵者五誠非鄙臣所能堪據元始三年天下歲已復官屬宜皆置（如淳曰前時饑省官職今豐宜復之也師古曰復音扶目反）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師古曰宰治也治衆事者謂大臣也）臣愚以爲宰衡官以正百僚平海內爲職而無印信名實不副臣莽無兼官之材今聖朝既過誤而用之臣請御史刻宰衡

印章曰宰衡太傅大司馬印成授臣莽上太傅與大司馬之印太后詔曰可載如相國師古曰載亦謂組也朕親臨授焉莽乃復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遺與長樂長御奉共養者師古曰太后之長御也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土辭萬金之幣散財施予千萬數莫不鄉化師古曰鄉讀曰嚮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慙怍而退雖文王卻虞芮何以加師古曰卻退也虞芮二國名也並在河之東二國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聞文王之德乃往斷焉入周之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乃相謂曰我小人也不可以履君子之庭遂相讓以其所爭為閑田而退宜報告天下奏可宰衡出從大車前後各十乘直事尚書郎侍御史謁者中黃門期門羽林師古曰自此以上皆從宰衡出宰衡常持節所止謁者代持之師古曰相代而持也宰衡掾史秩六百石三公稱敢言之○劉攽曰宰衡以下前已有其事此復重出當刪併從上是歲莽奏起明堂辟

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孟康曰史籒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師古曰周宣王太史史籒所作大篆書也籒音直救反）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說云羣臣奏言昔周公奉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七年制度乃定夫明堂辟雍墮廢千載莫能興（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今安漢公起於第家輔翼陛下四年于茲功德爛然（師古曰爛然章明之貌）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師古曰載始也魄月魄也）奉使朝用書（孟康曰賦功役之書）臨賦營築越若翊辛丑（師古曰翊明也辛丑者庚子之明日也越發語辭也）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眾並集平作二旬大功畢成（師古曰平作謂不促遽也平字

或作丕丕亦大也丕唐虞發舉成周造業誠士以加宰衡位宜在諸侯王上賜以束帛加璧大國乘車安車各一服虔曰大國乘車如大國王之乘車也驪馬二駟師古曰驪馬併駕也詔曰可其議九錫之法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盡五年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宋祁曰淳化本祭字下有祀字禮畢封孝宣曾孫信等三十六人爲列侯餘皆益戶賜爵金帛之賞各有數是時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師古曰亟急也於是莽上書曰臣以外屬越次備位未能奉稱師古曰稱音尺證反伏念聖德純茂承天當古制禮以治民作樂以移風四海奔走百蠻並輮師古曰輮即蹂字也辭去之日莫不隕

珍倣宋版印

弟非有款誠豈可虛致自諸侯王已下至于吏民咸知臣莽上與陛下有葭莩之故[師古曰葭蘆也莩者其筩裏白皮也言其輕薄而附著也故以爲喻葭音加莩音孚]又得典職每歸功列德者輒以臣莽爲餘言臣見諸侯面言事於前者未嘗不流汗而慙愧也雖性愚鄙至誠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夙夜悼栗常恐汙辱聖朝今天下治平風俗齊同百蠻率服皆陛下聖德所自躬親太師光太保舜等輔政佐治羣卿大夫莫不忠良故能以五年之間至致此焉臣莽實無奇策異謀奉承太后聖詔宣之于下不能得什一受羣賢之籌畫而上以聞不能得什伍[師古曰言皆不曉又遺忘也]不當被無益之辜所以敢且保首領須與者誠上休陛下餘光而下依羣公之故也[師古曰休庇廕也○宋祁曰晉灼音義作艸下休]陛下不忍衆言輒下其章於議者

臣莽前欲立奏止恐其遂不肯止今大禮已行助祭者畢辭不勝至願願諸章下議者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事成以傳示天下與海內平之卽有所閒非則臣莽當被註上誤朝之罪師古曰閒音居莧反如無他譴得全命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是臣之私願也惟陛下哀憐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甄邯等白太后詔曰可唯公功德光于天下是以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諸生吏民翕然同辭連守闕庭故下其章諸侯宗室辭去之日復見前重陳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宋祁曰復見前重陳當依越本作復重見前陳雖曉喻罷遣猶不肯去告以孟夏將行厥賞莫不驩悅稱萬歲而退今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賞卽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畢成羣公以聞究于前議師古曰究竟也

其九錫禮儀亟奏（師古曰亟急也）於是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列侯富平侯張純等（○宋祁曰越本無富平侯三字）九百二人皆曰聖帝明王招賢勸能德盛者位高功大者賞厚故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則有九錫登等之寵（張晏曰宗臣有勳勞爲上公國所宗者也周禮上公九命九命九錫也師古曰登等謂升於常等也）今九族親睦百姓既章萬國和協黎民時雍（師古曰章明也時是也雍亦和也此已上皆取堯典敘堯德之言也）聖瑞畢溱太平已洽（師古曰溱與臻同）帝者之盛莫隆於唐虞而陛下任之忠臣茂功莫著於伊周而宰衡配之所謂異時而興如合符者也謹以六蓺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爲九命之錫（師古曰禮含文嘉云九錫者車馬衣服樂懸朱戶納陛武賁鈇鉞弓矢秬鬯也）臣請命錫奏可

策曰惟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太皇太后臨于前殿延登親詔之曰公進虛聽朕言（師古曰進前虛己而聽也）前公宿衞

孝成皇帝十有六年納策盡忠白誅故定陵侯淳于長以彌亂發姦（師古曰彌讀曰弭止也）登大司馬職在內輔孝哀皇帝即位驕妾窺欲姦臣萌動公手劾高昌侯董宏改正故定陶共王母之僭坐自是之後朝臣論議靡不據經以病辭位歸于第家爲賊臣所陷就國之後孝哀皇帝覺寤復還公長安臨病加劇猶不忘公復特進位是夜倉卒國無儲主姦臣充朝危殆甚矣朕惟定國之計莫宜於公引納于朝即日罷退高安侯董賢轉漏之閒忠策輒建綱紀咸張綏和元壽再遭大行萬事畢舉禍亂不作輔朕五年人倫之本正天地之位定（張晏曰定冠婚之儀徙南北之郊也）欽承神祇經緯四時復千載之廢矯百世之失（張晏曰封先代之後立古文經定迭毀之禮也）天下和會大衆方輯（師古曰輯與集同）詩之靈臺書之作雒鎬

珍倣宋版印

京之制商邑之度於今復興師古曰靈臺所以觀氣象者也文王受命作邑于豐始立此臺光庶自勸就其功作故大雅靈臺之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人攻之不日成之作雒謂周公營洛邑以爲王都所謂成周也周書洛誥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豐鎬相近故總曰鎬京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使居之故云商邑之度也昭章先帝之元功明著祖宗之令德推顯嚴父配天之義脩立郊禘宗祀之禮以光大孝是以四海雍雍萬國慕義蠻夷殊俗不召自至漸化端冕奉珍助祭師古曰蠻夷漸染朝化而正衣冠奉其國珍來助祭尋舊本道遵術重古動而有成事得厥中至德要道通於神明祖考嘉享光耀顯章天符仍臻元氣大同麟鳳龜龍衆祥之瑞七百有餘遂制禮作樂有綏靖宗廟社稷之大勳普天之下惟公是賴官在宰衡位爲上公今加九命之錫其以助祭共文武之職師古曰共讀曰供乃遂及厥祖師古曰榮寵之命上延其先祖也於戲豈

不休哉師古曰於戲讀曰嗚呼休美也於是莽稽首再拜受綠韍袞
冕衣裳師古曰此韍謂蔽膝也或謂韍韠韍音弗韠音畢瑒琫瑒珌孟康曰瑒玉名
也佩刀之飾上曰琫下曰珌詩云鞞琫有珌是也師古曰瑒音蕩琫音布孔反珌音必○劉攽曰瑒字宜
從易宋祁同句履孟康曰今齊祀履舃頭飾也出二寸師古曰其形岐頭句音巨俱反○履宋祁
曰韋昭曰句履頭飾形如刀鼻音劬禮記作絇亦是鸞路乘馬師古曰鸞路路車之施鸞鸞者也
解在禮樂志四馬曰乘音食證反下亦同龍旂九旒皮弁素積師古曰素積素裳也
戎路乘馬師古曰戎路戎車也彤弓矢盧弓矢師古曰彤赤色盧黑色左
建朱鉞右建金戚師古曰鉞戚皆斧屬甲冑一具師古曰冑兜鍪秬鬯
二卣師古曰秬鬯香酒也卣中樽也音攸又羊九反○宋祁曰字書曰秬黑黍一稃二米也圭
瓚二師古曰以圭為勺末九命青玉珪二師古曰青者春色東方生而長育萬物也
朱戶納陛孟康曰納內也謂鑿殿基際為陛不使露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陛
故內之於霤下也諸家之釋文句雖煩義皆不了故無取云署宗官祝官卜官史
官虎賁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宗祝卜史官皆置嗇

夫佐安漢公在中府外第虎賁爲門衞當出入者傅籍師古曰傅猶著也音附自四輔三公有事府第皆用傳孟康曰傳符也師古曰音張戀反韋昭曰傳二封啓也以楚王邸爲安漢公第大繕治通周衞祖禰廟及寢皆爲朱戶納陛陳崇又奏安漢公祠祖禰出城門城門校尉宜將騎士從入有門衞出有騎士所以重國也奏可其秋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張晏曰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爲牡火以地二爲牝故火爲水妃令通子午以協之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師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兆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嶺計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爲子午道○劉奉世曰史文以從杜陵徑漢中爲子午道耳顏之所見非史意也風俗使者八人還言天下風俗齊同詐爲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莽奏定著令又奏爲市無二賈師古曰言純賈也賈音價官

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
制犯者象刑師古曰象刑解在武紀及刑法志劉歆陳崇等十二人
皆以治明堂宣教化封爲列侯莽既致太平北化匈
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唯西方未有加迺遣中郎將
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等奏
言羌豪良願等種人口可萬二千人願爲內臣獻鮮
水海允谷鹽池平地美草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爲
藩蔽問良願降意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
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
種自生或繭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
皇來儀神爵降集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
樂內屬宜以時處業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曰
太后秉統數年恩澤洋溢和氣四塞絕域殊俗靡不

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東夷王度大海奉國珍匈奴單于順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願等復舉地爲臣妾昔唐堯橫被四表亦亡以加之今謹案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爲西海郡臣又聞聖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漢家地廣二帝三王服虔曰唐虞及周要服之內方七千里夏殷方三千里漢地南北萬三千里也凡十二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堯典十有二州後定爲九州漢家廓地遼遠州牧行部遠者三萬餘里不可爲九謹以經義正十二州名分界以應正始奏可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泉陵侯劉慶上書師古曰王子侯表泉陵節侯賢長沙定王子本始四年戴侯真定嗣二十二年薨黃龍元年頃侯慶嗣此則是也此傳及翟義傳並云泉陵地理志泉陵屬零陵郡而表作衆陵表爲誤也言

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
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宜如慶言冬熒
惑入月中平帝疾莽作策請命於泰時戴璧秉圭願
以身代藏策金縢置于前殿敕諸公勿敢言師古曰詐依周
公爲武王請命作金縢也十二月平帝崩大赦天下莽徵明禮者
宗伯鳳等與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奏
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時元帝世絕而宣
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師古曰王之見在者列侯廣戚侯顯等四
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爲後迺選玄孫
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爲卜相最吉是月
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師古曰浚抒治之也
囂音許驕反浚音峻抒音直呂反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師古曰著音直略反
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

珍倣宋版印

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師古曰沮壞也音才汝反又莽非敢有宅但欲居攝以重其權塡服天下耳師古曰塡音竹刃反太后聽許舜等即共令太后下詔曰蓋聞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爲之立君以統理之君年幼稚必有寄託而居攝焉然後能奉天施而成地化羣生茂育書不云乎天工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人代天以理治工事也朕以孝平皇帝幼年且統國政幾加元服委政而屬之師古曰屬付也幾音曰冀屬音之欲反今短命而崩嗚呼哀哉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師古曰差度謂擇也度音大各反玄孫年在繈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比遭際會安光漢室師古曰比頻也遂同殊風至于制作

與周公異世同符今前煇光囂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爲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夫有法成易非聖人者亡法其令安漢公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以武功縣爲安漢公采地師古曰采官也以官受地故謂之采名曰漢光邑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太后聖德昭然深見天意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脩文武之烈師古曰共讀曰恭烈業也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師古曰隊音直類反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師古曰周書君奭之篇也邵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邵公不說周公作君奭以告之奭邵公名也尊而呼之故曰君也言我恐後嗣子孫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不知受命之難天所應輔唯在有誠所以亡失其命也共音恭棐音匪說曰師古曰謂說經義也周公

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師古曰召讀曰邵說讀曰悅次下並同）禮明堂記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師古曰依讀曰扆此下亦同）謂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說時武王崩縗麤未除（師古曰縗音千回反）由是言之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踐阼也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師古曰贊謂祭祝之辭也）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師古曰周書洛誥載周公告成王之辭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也復音扶目反）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臣請安漢公居攝踐阼服天子韍冕（師古曰此韍亦謂裳韍也）背斧依于戶牖之間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

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羣神贊曰假皇帝師古曰贊謂祭祀之辭也共音恭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隆治平之化師古曰遂成也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如諸侯禮儀故事臣昧死請太后詔曰可明年改元曰居攝居攝元年正月莽祀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行大射禮于明堂養三老五更成禮而去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政事侍旁記疏言行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孫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以王舜爲太傅左輔甄豐爲太阿右拂師古曰拂讀曰弼甄邯爲太保後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四月安衆侯劉崇與

珍倣宋版印

相張紹謀曰（師古曰安衆康侯丹長沙定王子崇即丹之玄孫子也見王子侯表）安漢公莽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舉此宗室恥也吾帥宗族爲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紹者張竦之從兄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爲嘉作奏曰建平元壽之間大統幾絕宗室幾棄（師古曰幾音巨依反）賴蒙陛下聖德扶服振救（師古曰陛下謂莽也服音蒲北反）遮扞匡衛國命復延宗室明目臨朝統政發號施令動以宗室爲始登用九族爲先並錄支親建立王侯南面之孤計以百數收復絕屬存亡續廢（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得比肩首復爲人者嬪然成行（師古曰嬪然多貌也行列也嬪音匹人反行音下郎反）所以藩漢國輔漢宗也建辟雍立明堂班天法流聖化朝羣后昭文德宗室諸侯咸益土地天下喁喁引領

而歎師古曰喁喁衆口向上也音顒頌聲洋洋滿耳而入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故疎引之也洋音羊又音翔國家所以服此美膺此名饗此福受此榮者豈非太皇太后日昊之思陛下夕惕之念哉何謂師古曰先爲設問復陳其事也亂則統其理危則致其安禍則引其福絕則繼其統幼則代其任晨夜屑屑寒暑勤勤師古曰屑屑猶切切動作之意也無時休息孳孳不已者師古曰孳孳不怠之意也音與孜同凡以爲天下厚劉氏也師古曰爲音于僞反臣無愚智民無男女皆諭至意師古曰諭曉也而安衆侯崇乃獨懷悖惑之心師古曰悖乖也操畔逆之慮興兵動衆欲危宗廟惡不忍聞罪不容誅誠臣子之仇宗室之讎國家之賊天下之害也是故親屬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潰畔而棄其兵進不跬步退伏其殃師古曰半步曰跬謂一舉足也音空縈反百歲之母孩提之子師古曰嬰兒始孩人所提

珍倣宋版印

挈故曰孩提也孩者小兒笑也〇宋祁曰景本作一百歲同時斷斬懸頭竿杪師古曰杪末也音莫小反珠珥在耳首飾猶存爲計若此豈不誖哉師古曰誖惑也音布內反臣聞古者畔逆之國既以誅討則豬其宮室以爲汙池納垢濁焉李奇曰掘其宮以爲池用貯水也師古曰豬謂畜水汙下也汙音烏名曰凶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墟故居也言凶人所居也雖生菜茹而人不食師古曰所食之菜曰茹音人庶反四牆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師古曰棧謂以簀蔽之也下則棧之上則覆之所以隔塞不通通陰陽之氣韋昭曰棧柴也辨社諸侯孟康曰辨布也布崇社國國各作一見以爲戒也師古曰辨讀曰班出門見之著以爲戒師古曰著明也方今天下聞崇之反也咸欲騫衣手劍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師古曰拂戾也音佛衝其匈刃其軀切其肌後至者欲撥其門仆其牆師古曰仆倒也〇宋祁曰刃其軀舊作抈其體鄧展抈音近跣晉灼音抈字林曰抈切也夷其屋焚其器應聲滌地則時成創師古曰滌地猶言塗地則時即時也創傷也音初良反而

宗室尤甚言必切齒焉何則以其背畔恩義而不知重德之所在也宗室所居或遠嘉幸得先聞不勝憤憤之願願爲宗室倡始（師古曰倡音昌向反）父子兄弟負籠倚鍤馳之南陽（師古曰籠所以盛土也鍤鍫也○宋祁曰倚當作荷鍤或作臿音丈涉反）豬崇宮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賜諸侯用永監戒願下四輔公卿大夫議以明好惡視四方（師古曰視讀曰示）於是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公卿曰皆宜如嘉言莽白太后下詔曰惟嘉父子兄弟雖與崇有屬不敢阿私或見萌芽相率告之及其禍成同共讎之應合古制忠孝著焉其以杜衍戶千封嘉爲師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竦爲淑德侯長安爲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師古曰竦之字）力戰鬭不如巧爲奏莽又封南陽吏民有功者百餘人汙池劉崇室宅後謀

珍倣宋版印

反者皆汙池云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內（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羣臣奏請益安漢公宮及家吏置率更令廟廄廚長丞中庶子虎賁以下百餘人又置衞士三百人安漢公廬爲攝省府爲攝殿第爲攝宮奏可莽白太后下詔曰故太師光雖前薨功效已列太保舜大司空豐輕車將軍邯步兵將軍建皆爲誘進單于籌策又典靈臺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開子午道與宰衡同心說德（師古曰說音悅下同）合意并力功德茂著封舜子匡爲同心侯林爲說德侯光孫壽爲合意侯豐孫匡爲并力侯益邯建各三千戶是歲西羌龐恬傅幡等（師古曰幡音敷元反其字從巾）怨莽奪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海太守程

永永奔走莽誅永永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二年春竇況等擊破西羌五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並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然卒不與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都試勒車騎因發犇命立嚴鄉侯劉信爲天子（師古曰東平煬王之子）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共行天罰誅莽（師古曰共讀曰恭）郡國疑惑衆十餘萬莽惶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誥作策（師古曰放依也大誥周書篇名周公所作也放音甫往反）遣諫大夫桓譚等班於天下諭以攝位當反政孺子之意（師古曰諭曉告之）遣王邑孫建等八將軍擊義分屯諸關守阸塞槐里男子趙明霍鴻等起兵以和翟義（師古曰和音胡臥反）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衆

稍多至且十萬人莽恐遣將軍王奇王級將兵拒之以太保甄邯爲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十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圉司威陳崇使監軍師古曰爲使而監軍於外韋昭曰圉故屬淮陽後屬陳留呂靜曰圉音語上書言陛下奉天洪範心合寶龜師古曰心與龜合也膺受元命豫知成敗咸應兆占是謂配天配天之主慮則移氣言則動物施則成化臣崇伏讀詔書下日竊計其時聖思始發而反虜仍破師古曰思慮也詔文始書反虜大敗制書始下反虜畢斬衆將未及齊其鋒芒臣崇未及盡其愚慮而事已決矣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三年春地震大赦天下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明鴻皆破滅語在翟義傳莽大置酒未央宮白虎殿勞賜將帥詔陳崇治校

軍功第其高下莽乃上奏曰明聖之世國多賢人故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至功成事就則加賞焉至于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周武王孟津之上尚有八百諸侯周公居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蓋諸侯千八百矣禮記王制千七百餘國是以孔子著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先王○宋祁曰邵本先字上有其字此天子之孝也秦爲亡道殘滅諸侯以爲郡縣欲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高皇帝受命除殘考功施賞建國數百後稍衰微其餘僅存太皇太后躬統大綱廣封功德以勸善興滅繼絶以永世是以大化流通旦暮且成遭羌寇害西海郡反虜流言東

珍倣宋版印

郡逆賊惑衆西土忠臣孝子莫不奮怒所征殄滅盡備厥辜天下咸寧今制禮作樂○（宋祁曰越本寧字下無今字）實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蘇林曰爵五等公侯伯子男也地四等公一等侯伯二等子男三等附庸四等）殷爵三等有其說無其文（師古曰公一等侯二等伯子男三等）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監視也二代夏殷也郁郁文章貌）臣請諸將帥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奏可於是封者高為侯伯次為子男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凡數百人擊西海者以羌為號槐里以武為號翟義以虜為號羣臣復奏言太后脩功錄德遠者千載近者當世或以文封或以武爵深淺大小靡不畢舉今攝皇帝背依踐阼宜異於宰國之時制作雖未畢已（師古曰已止也）宜進二子爵皆為公春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成王

廣封周公庶子六人皆有茅土及漢家名相大將蕭霍之屬咸及支庶兄子光可先封爲列侯諸孫制度畢已大司徒大司空上名如前詔書太后詔曰進攝皇帝子褒新侯安爲新舉公賞都侯臨爲褒新公封光爲衍功侯是時莽還歸新都國羣臣復白以封莽孫安爲新都侯莽既滅翟義自謂威德日盛獲天人助遂謀卽真之事矣九月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令太后詔議其服少阿羲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皆曰居攝之義所以統立天功興崇帝道成就法度安輯海內也師古曰輯字與集同昔殷成湯既沒而太子蚤夭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以興殷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師古曰屏猶擁也○劉敞曰予謂屏者卽荀子所言屏成王而

及武王屏猶却也是以殷有翼翼之化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商邑禮俗翼翼然可則傚乃四方之中正也周有刑錯之功師古曰謂成康之世囹圄空虛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師古曰比頻也周頌閔予小子之篇曰遭家不造造成也故議者引之委任安漢公宰尹羣僚衡平天下師古曰宰治也尹正也衡平也言如稱之衡遭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師古曰共讀曰恭上下謂天地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以太皇太后則天明命詔安漢公居攝踐祚將以成聖漢之業與唐虞三代比隆也攝皇帝遂開祕府會羣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師古曰茂美也聖心周悉卓爾獨見發得周禮以明因監李奇曰殷因於夏禮周監於二代則天稽古而損益焉猶仲尼之聞韶師古曰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而及韶聞之三月不知肉味言天縱多能而識微也故取喻耳日月之不可階師古曰論語載子貢敘孔子德云它人賢

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又曰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綱紀咸張成在一匱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匱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匱進吾往也匱者織草爲器所以盛土也言人脩行道德有若爲山雖於平地始覆一匱之土而作不止可以得成故吾欲往觀之今此議者云莽脩行政化致於太平本由一匱也○劉敞曰予謂此言莽制作已成尚有未足欲留之者也當引書云譬如爲山九仞功虧一匱以解之此其所以保佑聖漢安靖元元之效也今功顯君薨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傳曰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攝皇帝以聖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居攝踐阼奉漢大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萬機之憂不得顧其私親故太皇太后建厥元孫俾侯新都師古曰建立也元長也謂立莽孫宗爲新都侯也俾使也爲哀侯後明攝皇帝與尊者爲體承宗廟之祭奉共養太皇太后不得服其私親也周禮曰王爲諸侯緦縗弁

而加環絰師古曰於弁上加環絰也謂之環者言其輕細如環之形同姓則麻異姓則葛攝皇帝當爲功顯君緦縗弁而加麻環絰如天子弔諸侯服以應聖制莽遂行焉凡壹弔再會而令新都侯宗爲主服喪三年云司威陳崇奏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況令殺之況爲收繫致其法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女自眡孰與長孫中孫師古曰長孫中孫莽子宇及獲衍也皆爲莽所殺故云然中讀曰仲遂母子自殺及況皆死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爲名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焉服虔曰不舍光罪爲公義○劉奉世曰莽不服喪亦以示公義令光子嘉嗣爵爲侯

莽下書曰遏密之義訖于季冬張晏曰平帝以元始五年十二月崩至此再朞年也師古曰虞書放勳乃徂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遏止也密靜也謂不作樂也故莽引之○劉奉世曰平帝崩至居攝之年年十二月實三朞非再朞也蓋莽自謂義經遏密實非三朞不以二十五月也或曰此事當在三年冬誤記於此年耳正月郊祀八音當奏王公

卿士樂凡幾等五聲八音條各云何其與所部儒生
各盡精思悉陳其義是歲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
人扈雲大保屬臧鴻奏符命師古曰千人官名也屬車騎將軍扈其姓雲其
名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
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陛下至聖遭家
不造遇漢十二世三七之阸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
受孺子之託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業業懼於不稱
師古曰兢兢慎也業業危也宗室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
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
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我此亭
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師古曰誠實也入
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師古曰壬子之日冬至而其日當建
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宮之前殿臣與

珍倣宋版印

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騎都尉崔發等眂說（師古曰眂古視字也視其文而說其意也）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詔書更爲太初元將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賀良讖書臧蘭臺（師古曰蘭臺掌圖籍之所）臣莽以爲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文也於今信矣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師古曰孟長也孟侯者言爲諸侯之長也封者衛康叔名）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爲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已解在上）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師古曰共讀曰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漏

刻以百二十爲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師古曰隆長也成就之使其長大也○劉奉世曰此居攝二年冬也至此始請以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似是二年冬事疑傳有差誤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衆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羣臣博議別奏以視卽眞之漸矣師古曰視讀曰示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謀共劫莽立楚王發覺誅死梓潼人哀章師古曰梓潼廣漢之縣也潼音童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爲大言見莽居攝卽作銅匱爲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宋祁曰越本邵本云赤帝璽無一行字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爲眞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師古曰竄謂厠著也凡爲十一人皆署官爵爲

輔佐章聞齊井石牛事下卽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嬗師古曰嬗古禪字言有神命使漢禪位於莽也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予以不德託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師古曰屬委付也音之欲反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師古曰於建除之次其日當定御王冠卽眞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師古曰徽幟通謂旌旗之屬也幟音式志反以十二月朔癸酉爲建國元年正月之朔○宋祁曰癸酉字下當有改元二字劉攽曰莽改年爲始建國但云建國者誤也皆當有始字以雞鳴爲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

應正用白使節之旄旛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前漢書卷九十九上

前漢書卷九十九上考證

王莽傳上家凡九侯五大司馬注師古曰外戚傳言十侯此云九侯以鳳本嗣禁爲侯○臣召南按外戚及元后傳言十侯自元后親屬計之并數定陵侯淳于長也此專言王氏故云九侯

安後復徵召之○胡三省曰安定也安後猶言事定後也

故事聘皇后黄金二萬斤○胡三省曰據杜佑通典聘后黄金二萬斤呂后爲惠帝聘魯元公主女故事也

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覽觀風俗○恩澤侯表王惲閻遷李翕郝黨陳崇謝殷逯並陳鳳是八人也

劉歆陳崇等十二人皆以治明堂宣教化封爲列侯○按陳崇等八人以宣教化封劉歆平晏孔永孫遷以治明堂封

時元帝世絶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廣戚侯

顯等四十八人○胡三省曰見在之王五人謂淮陽王縯中山王成都楚王紆信都王景東平王開明也列侯四十八人謂廣戚侯顯陽興侯寄陵陽侯嘉高樂侯修平邑侯閔平纂侯況合昌侯輔伊鄉侯開就鄉侯不害膠鄉侯武宜鄉侯恢昌城侯豐樂安侯禹陶鄉侯恢蟄鄉侯褒昌鄉侯且新鄉侯鯉郚鄉侯光新城侯武宜陵侯封堂鄉侯護成陵侯由成陽侯衆復昌侯休安陸侯平梧安侯譽朔鄉侯充扶鄉侯普方城侯宣當陽侯益廣城侯疌春城侯允呂鄉侯尚李鄉侯殷宛鄉侯隆壽泉侯承杏山侯遵嚴鄉侯信武平侯璜陵鄉侯曾武安侯佼富陽侯萌西陽侯偃桃鄉侯立栗鄉侯元成金鄉侯不害平通侯且西安侯漢湖鄉侯開重鄉侯少柏凡五十人而廣戚侯顯孺子之父栗鄉侯元成先已免侯止四十八人耳

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項安世曰漢人蓋以城字解庸也古人庸即墉字後人加土以別之

不成國者謂之附城猶今言支郡爲屬城也

以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通鑑考異曰莽傳作初始荀紀及韋莊笑嘉號錄宋庠紀元通譜皆作始初

前漢書卷九十九上考證

前漢書卷九十九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王莽傳第六十九中

始建國元年正月朔莽帥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璽韍上太皇太后師古曰韍謂璽之組音弗順符命去漢號焉初莽妻宜春侯王氏女立爲皇后師古曰王訢爲丞相初封宜春侯傳爵至孫咸莽妻咸之女本生四男宇獲安臨二子前誅死安頗荒忽師古曰荒音呼廣反迺以臨爲皇太子安爲新嘉辟師古曰辟君也謂之辟者取爲國君之義音璧封宇子六人千爲功隆公壽爲功明公吉爲功成公宗爲功崇公世爲功昭公利爲功著公大赦天下莽乃策命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右乃太祖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歷世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歷數在于

予躬詩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言殷之後嗣乃爲諸侯服事周室是天命無常也謂微子爲宋公也封爾爲定安公永爲新室賓於戲師古曰於戲音曰嗚呼敬天之休師古曰休美也往踐乃位毋廢予命又曰其以平原安德漯陰鬲重丘凡戶萬地方百里爲定安公國師古曰五縣也漯音它合反鬲音與隔同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世世以事其祖宗永以命德茂功享歷代之祀焉以孝平皇后爲定安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欷師古曰歔音虛欷音許氣反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追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而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又按金匱輔臣皆封拜以太傅左輔驃騎將軍○宋祁曰驃字當去旁馬字安陽侯王舜爲太師封安新公大司徒就德侯平晏爲太傅

就新公少阿羲和京兆尹紅休侯劉歆爲國師嘉新公廣漢梓潼哀章爲國將美新公是爲四輔位上公太保後丞承陽侯甄邯爲大司馬承新公（師古曰承陽音烝陽○宋祁曰少阿晉灼音羲作少陭阿訓陭取阿衡一字也音依倚之倚李奇音奇紅休南本作林字承南本作丞）丕進侯王尋爲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將軍成都侯王邑爲大司空隆新公是爲三公大阿右拂大司空衛將軍廣陽侯甄豐爲更始將軍廣新公（師古曰拂讀曰弼）京兆王興爲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爲立國將軍成新公京兆王盛爲前將軍崇新公是爲四將凡十一公王興者故城門令史王盛者賣餅莽案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以視神焉（師古曰視讀曰示）餘皆拜爲郎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尚書官凡數百人諸劉爲郡守

皆徙爲諫大夫改明光宮爲定安館定安太后居之以故大鴻臚府爲定安公第○宋祁曰邵本無故字新本添皆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孟康曰令定安公居四壁中不得有所見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後莽以女孫宇子妻之莽策羣司曰歲星司肅東嶽太師典致時雨應劭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厥罰常雨常雨水也故申戒厥任欲使雨澤以時也晉灼曰衆物生於東方故戒太師也青煒登平考景以晷服虔曰煒音暉如淳曰青氣之光輝也晉灼曰言青陽之氣始升而上以成萬物也春秋分立表以正東西東日之始出也故考景景以晷屬焉熒惑司悊南嶽太傅典致時奧應劭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悊悊智也厥罰常燠燠暑也晉灼曰南方陽盛之位太傅尊之稱故戒之也師古曰奧音於六反韋昭曰司悊南方曰視君視明悊則臣聽悊赤煒頌平考聲以律晉灼曰頌寬頌也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也六月陰氣之始故爲地統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尚黃故考聲以律屬焉師古曰頌讀曰容太白司艾西嶽國師典致時陽應劭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艾安也

珍倣宋版印

厥罰常陽陽旱也師古曰艾讀曰乂白煒象平考量以銓應劭曰量斗斛也銓權衡也晉灼曰象形也萬物無不成形於西方大小輕重皆可知故稱量屬焉辰星司謀北嶽國將典致時寒應劭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謀圖也厥罰常寒晉灼曰北伏也陽氣伏於下陰主殺故戒國將玄煒和平考星以漏應劭曰推五星行度以漏漏刻也晉灼曰和合也萬物皆合藏於北方水又主平故曰和平歷度起於斗分日月紀於攝提攝提值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考星屬焉月刑元股左司馬典致武應考方法矩張晏曰月爲刑司馬主武又典天故使主威刑也主司天文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力來農事以豐年穀師古曰欽敬也若順也力來勸勉之也來音郎代反日德元厷右司徒典致文瑞考圜合規張晏曰日爲陽位晉灼曰厷圜也五教在寬則和氣感物四靈見象故文瑞屬焉師古曰厷古肱字主司人道五教是輔帥民承上宣美風俗五品乃訓師古曰五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五品即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斗平元心中司空典致物圖考度以繩張晏曰斗北斗也主齊七政司空主水土土爲中故責之孟康曰易河出圖洛出書司空主水土責

以其物也晉灼曰中央爲四季土土者信信者直故爲繩主司地里平治水土掌名山川衆殖鳥獸蕃茂草木各策命以其職如典誥之文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師古曰允信也若順也更名大司農曰羲和後更爲納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師古曰共讀曰龔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凡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諸職○宋祁曰或無官字更名光祿勳曰司中太僕曰太御衛尉曰太衛執金吾曰奮武中尉曰軍正○劉攽曰中尉廢久此安得更名蓋是中壘校尉脫兩字又置大贅官主乘輿服御物師古曰贅聚也言財物所聚也贅音之銳反○劉奉世曰贅讀如虎賁綴衣之綴後又典兵秩位皆上卿號曰六監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太尉縣令長曰宰御

史曰執法公車司馬曰王路四門長樂宮曰常樂室未央宮曰壽成室前殿曰王路堂（服虔曰如言路寢也）長安曰常安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四百石曰中士五百石曰命士六百石曰元士千石曰下大夫比二千石曰中大夫二千石曰上大夫中二千石曰卿車服黻冕各有差品（師古曰此黻謂衣裳之黻）又置司恭司徒司明司聰司中大夫及誦詩工徹膳宰以司過（○劉敞曰徒攺從）策曰予聞上聖欲昭厥德罔不愼脩厥身用綏于遠是用建爾司于五事毋隱尤毋將虛（師古曰尤過也將助也虛謂虛実也言勿隱吾過而助爲虛実）好惡不愆立于厥中（師古曰愆違也）於戲最哉（師古曰於戲讀曰嗚呼最勉也）令王路設進善之旌非謗之木欲諫之鼓（師古曰非音誹）諫大夫四人常坐王路門受言事者封王氏齊縗之屬爲侯大功爲伯小功爲子緦

麻爲男其女皆爲任師古曰任充也男服之義男亦任也音壬男以睦女
以隆爲號焉師古曰睦隆皆其受封邑之號取嘉名也皆授印韍師古曰韍亦印
之組文下並同令諸侯立大夫人夫人世子亦受印韍又曰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漢氏諸侯或
稱王至于四夷亦如之違於古典繆於一統其定諸
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夷僭號稱王者皆更爲侯又
曰帝王之道相因而通盛德之祚百世享祀予惟黃
帝帝少昊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帝夏禹皐陶伊尹
咸有聖德假于皇天師古曰假至也升也音工雅反功烈巍巍光施
于遠○宋祁曰施一本作化予甚嘉之營求其後將祚厥祀惟
王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
頊於是封姚恂爲初睦侯奉黃帝後服虔曰姚舜姓故封爲黃帝後
○宋祁曰字書恂信也音詢梁護爲脩遠伯奉少昊後服虔曰以爲伯益之

後故封之皇孫功隆公千奉帝嚳後劉歆爲祁烈伯奉顓頊後國師劉歆子疊爲伊休侯奉堯後師古曰上言紅休侯劉歆爲國師嘉新公今此云劉歆爲祁烈伯又言國師劉歆子爲伊休侯是則祁烈伯自別一劉歆非國師也○宋祁曰伊休疑是紅休嬀昌爲始睦侯奉虞帝後山遵爲褒謀子奉皐陶後伊玄爲褒衡子奉伊尹後漢後定安公劉嬰位爲賓周後衞公姬黨更封爲章平公亦爲賓殷後宋公孔弘運轉次移更封爲章昭侯位爲恪師古曰恪敬也言待之加敬亦如賓也周以舜後并杞宋爲三恪也夏後遼西姒豐封爲章功侯亦爲恪服虔曰姒夏姓四代古宗宗祀于明堂以配皇始祖考虞帝周公後褒魯子姬就宣尼公後褒成子孔鈞已前定焉莽又曰予前在攝時建郊宮定祧廟立社稷師古曰遠祖曰祧音吐堯反○劉奉世曰四代以下十七字其義不倫莽方封先聖後未當及此且已有後文此字當衍神祇報況師古曰況賜也或光自上復于

下流爲烏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或黃氣熏烝昭燿章明以著黃虞之烈焉師古曰烈餘業也自云承黃虞之後自黃帝至于濟南伯王而祖世氏姓有五矣師古曰濟南伯王莽之高祖黃帝二十五子分賜厥姓十有二氏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嬀在周曰陳在齊曰田在濟南曰王予伏念皇初祖考黃帝皇始祖考虞帝以宗祀于明堂○宋祁曰南本云皇姓始祖考以當作已宜序於祖宗之親廟其立祖廟五親廟四后夫人皆配食郊祀黃帝以配天黃后以配地孟康曰黃帝之后也以新都侯東第爲大禖歲時以祀師古曰禖祀也立此大祠常以歲時祀其先也家之所尚種祀天下師古曰言國已立大禖祠先祖矣其衆庶之家所尚者各令傳祀勿絕普天之下同其法○劉奉世曰此謂莽家所尚之種祀示令天下傳以爲種祠不得不奉祀亦猶漢高之枌榆社也姚嬀陳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黃虞苗裔予之同族也書不云乎惇序九族師古曰虞書咎繇謨

珍倣宋版印

之辭也惇厚也其令天下上此五姓名籍于秩宗皆以爲宗室世世復無有所與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曰預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以別族理親焉師古曰元城王氏不得與四姓昏娶以其同祖也餘它王氏則不禁焉封陳崇爲統睦侯奉胡王後孟康曰追王陳胡公田豐爲世睦侯奉敬王後孟康曰追王陳敬仲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翟義趙明等領州郡懷忠孝封牧爲男守爲附城又封舊恩戴崇金涉箕閎陽並等子皆爲男遣騎都尉囂等師古曰囂音許驕反分治黃帝園位於上都橋時師古曰橋山之上故曰橋時也○劉敞曰都當作郡虞帝於零陵九疑胡王於淮陽陳敬王於齊臨淄愍王於城陽莒服虔曰齊愍王伯王於濟南東平陵孺王於魏郡元城師古曰莽之高高祖名遂字伯紀曾祖名賀字翁孺故謂之伯王孺王使者四時致祠其廟當作者以天下初定且祫祭於明堂太廟以漢高廟爲文祖廟師古曰欲法舜受終

於文祖莽曰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嬗于唐師古曰嬗古禪字漢氏初祖唐帝世有傳國之象師古曰堯傳舜漢傳莽自以舜後故言有傳國之象予復親受金策於漢高皇帝之靈惟思褒厚前代何有忘時漢氏宗祖有七蘇林曰漢本祀祖宗有四莽以元帝成帝平帝爲宗故有七以禮立廟于定安國其園寢廟在京師者勿罷祠薦如故予以秋九月親入漢氏高元成平之廟諸劉更屬籍京兆大尹勿解其復各終厥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州牧數存問勿令有侵冤又曰予前在大麓至于攝假師古曰大麓者謂爲大司馬宰衡時妄引舜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也攝假謂初爲攝皇帝又爲假皇帝深惟漢氏三七之阨赤德氣盡思索廣求師古曰索亦求也音山各反所以輔劉延期之術靡所不用以故作金刀之利幾以濟之師古曰幾讀曰冀然自孔子作春秋以爲後王法至于哀之十四而一代畢協之於今亦哀

之十四也張晏曰漢哀帝卽位六年平帝五年居攝三年凡十四年赤世計盡終不可強濟皇天明威黃德當興隆顯大命屬予以天下師古曰屬音之欲反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師古曰革改也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爲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今有玉在者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金刀莽所鑄之錢也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葺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固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說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爲佩除刀錢勿以爲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乃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前大錢五十者爲二品並行欲

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是歲四月徐鄉侯劉快結黨數千人起兵於其國（師古曰快膠東恭王子也而王子侯表作快字從火與此不同疑表誤○宋祁曰越本無是歲二字韋昭云徐鄉東萊縣也）快兄殷故漢膠東王時改爲扶崇公快舉兵攻卽墨殷閉城門自繫獄吏民距快快敗走至長廣死莽曰昔予之祖濟南愍王困於燕寇自齊臨淄出保于莒宗人田單廣設奇謀獲殺燕將復定齊國今卽墨士大夫復同心殄滅反虜予甚嘉其忠者憐其無辜其赦殷等非快之妻子宅親屬當坐者皆勿治弔問死傷賜亡者葬錢人五萬殷知大命深疾惡快以故輒伏厥辜其滿殷國戶萬地方百里又封符命臣十餘人莽曰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師古曰給足也）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爲

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罷民力以極欲【師古曰罷讀曰疲】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師古曰蘭謂遮蘭之若牛馬蘭圈也】制於民臣顓斷其命姦虐之人因緣爲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誖人倫【師古曰誖亂也誖音布內反】繆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師古曰孝經稱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故引之性生也】書曰予則奴戮女【師古曰夏書甘誓之辭也奴戮戮之以爲奴也說書者以奴爲孥子也戮及妻子此說非也秦誓云囚奴正士豈及子之謂乎女讀曰汝】唯不用命者然後被此辠矣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罷音疲癃音隆】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師古曰解並在食貨志】父子夫婦終年耕芸【師古曰芸字與耘同】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爲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爲姦【師古曰厭

鉋也俱陷于辜刑用不錯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宋祁曰越本辜作皋子
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師古曰計口而爲井田時則有
嘉禾之祥遭反虜逆賊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
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
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
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
禦魑魅師古曰魑山神也魅老物精也魑音螭魅音媚如皇始祖考虞帝故
事是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
又數變改不信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訛言大錢當罷
莫肯挾莽患之復下書諸挾五銖錢言大錢當罷者
比非井田制投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
至涕泣於市道及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自諸侯卿
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秋遣五威將王奇

珍倣宋版印

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言文宣之世黃龍見于成紀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門梓柱生枝葉之屬符命言井石金匱之屬福應言雌雞化為雄之屬其文爾雅依託皆為作說師古曰爾雅近正也謂近於正經依古義而為之說大歸言莽當代漢有天下云總而說之曰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協成五命申以福應師古曰五命謂五行之次相承以受命也申重也然後能立巍巍之功傳于子孫永享無窮之祚故新室之興也德祥發於漢三七九世之後蘇林曰二百一十歲九天子也肇命於新都受瑞於黃支孟康曰獻生犀○宋祁曰注文孟康曰下當有黃支二字開王於武功定命於子同孟康曰梓潼縣也莽改也成命於巴宕晉灼曰巴郡宕渠縣也申福於十二應天所以保佑新室者深矣固矣武功丹石出於漢氏平

帝末年火德銷盡土德當代皇天眷然去漢與新以丹石始命於皇帝皇帝謙讓以攝居之未當天意故其秋七月天重以三能文馬服虔曰三台星也晉灼曰許慎說文馬縞身金精周成王時犬戎獻之師古曰能音台皇帝復謙讓未即位故三以鐵契四以石龜五以虞符六以文圭七以玄印八以茂陵石書九以玄龍石十以神井十一以大神石十二以銅符帛圖申命之瑞寖以顯著師古曰寖漸也至于十二以昭告新皇帝皇帝深惟上天之威不可不畏故去攝號猶尚稱假改元為初始欲以承塞天命克厭上帝之心師古曰塞當也厭滿也然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曰鄭重猶言頻煩也重音直用反故是日天復決其所以勉書孟康曰哀章所作策書也言數有瑞應莽自謙居攝天復決其疑勸勉令為真也晉灼曰勉字當為龜是日自復有龜書及天下金匱圖策事也師古曰孟說是○宋祁曰別本無復決其三字邵本無其字又

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繢方領師古曰繢者會五采也以布為單衣以赤加繢為其方領也盱音許于反繢音胡內反冠小冠立于王路殿前謂盱曰今日天同色以天下人民屬皇帝師古曰同色者言五方天神共齊其謀同其顏色也字或作包包者言天總包括天下人衆而與莽也其義兩通屬委也音之欲反盱怪之行十餘步人忽不見至丙寅暮漢氏高廟有金匱圖策高帝承天命以國傳新皇帝明旦宗伯忠孝侯劉宏以聞乃召公卿議未決而大神石人談曰趣新皇帝之高廟受命毋留師古曰趣讀曰促於是新皇帝立登車之漢氏高廟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漢氏之德也卯劉姓所以為字也明漢劉火德盡而傳於新室也皇帝謙謙既備固讓十二符應迫著命不可辭師古曰迫促也著明也懼然祇畏葦然閔漢氏之終不可濟師古曰懼音瞿瞿然自失之意也葦然變動之貌也瞿音居具反亹亹在左

右之不得從意師古曰亹亹自勉之意左右助也言欲助漢室而迫天命不得從其本意也左右音曰佐佑也爲之三夜不御寢三日不御食延問公侯卿大夫僉曰宜奉如上天威命於是乃改元定號海內更始新室既定神祇懽喜申以福應吉瑞累仍師古曰申重也仍頻也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言有功德宜於衆人者則受天之福祿天乃保安而佑助之命以邦國也申謂重其意也右讀曰佑此之謂也五威將奉符命齎印綬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師古曰更改也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即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賜吏爵人二級民爵人一級女子百戶羊酒蠻夷幣帛各有差大赦天下五威將乘乾文車鄭氏曰畫天文象於車也駕坤六馬鄭氏曰坤爲牝馬六地數背負鷩鳥之毛服飾甚偉師古曰鷩鳥雉屬即鵕鸃也今俗呼之山雞非也鷩音鼈每一將各置左右前後中帥凡五帥衣

珍倣宋版印

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師古曰色者東方青南方赤也數者若木數三火數二之類也）將持節稱太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莽策命曰普天之下迄于四表（師古曰迄亦至也）靡所不至其東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句驪夫餘（師古曰夫餘亦東北夷也樂音洛浪音郎夫音扶）南出者隃徼外歷益州（師古曰隃字與踰同）貶句町王爲侯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爲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單于印改漢印文去璽曰章單于欲求故印陳饒椎破之語在匈奴傳單于大怒而句町西域後卒以此皆畔饒還拜爲大將軍封威德子冬靁（師古曰古雷字）桐華置五威司命中城四關將軍司命司上公以下中城主十二城門策命統睦侯陳崇曰咨爾崇夫不用命者亂之原也大姦猾者賊之本也鑄僞金錢者妨寶貨之道也驕奢踰制者凶害之端也漏泄省

中及尚書事者機事不密則害成也師古曰易上繫之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故引之拜爵王庭謝恩私門者祿去公室政從士矣凡此六條國之綱紀是用建爾作司命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强圉師古曰引詩大雅美仲山甫之辭其義並解於上帝命帥繇統睦于朝師古曰帥循也繇讀與由同命說符侯崔發曰重門擊㯷以待暴客師古曰易下繫之辭也擊㯷謂擊木以守夜也暴客謂姦暴之人來為寇害者也㯷音他各反○宋祁曰㯷一作柝女作五威中城將軍師古曰女讀曰汝其下並同○宋祁曰中或作關中德既成天下說符師古曰說讀曰悅命明威侯王級曰繞霤之固南當荊楚服虔曰隘險之道師古曰謂之繞霤者言四面塞阸其道屈曲谿谷之水回繞而霤也其處即今商州界七盤十二繞是也霤音力救反女作五威前關將軍振武奮衛明威于前命尉睦侯王嘉曰羊頭之阸北當燕趙師古曰羊頭山名在上黨壺關縣女作五威後關將軍壺口捶扼尉

睦于後師古曰壺口亦山名也搤扼謂據險阸而搤擊也搤音之藥反命堂威侯王

奇曰肴黽之險東當鄭衛師古曰肴肴山也黽黽池也皆在陝縣之東黽音莫善反女作五威左關將軍函谷批難掌威于左師古曰批謂糾閉之也函谷故關今在桃林縣界批音步結反○宋祁曰掌當作堂蕭該曰案晉灼音義作批難字林云擊也父迷反廣雅曰批擊也釋名曰批兩指相裨助共擊也命懷羌子王福曰汧隴之阻西當戎狄師古曰汧扶風汧縣有吳山汧水之阻隴謂隴阺也汧隴相連汧音苦堅反阺音丁禮反女作五威右關將軍成固據守懷羌于右

又遣諫大夫五十人分鑄錢於郡國是歲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師古曰碧者女子名也呼叫也音火故反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師古曰趣讀曰促莽收捕殺之治者掌寇大夫陳成自免去官師古曰狂妄之人職在掌寇故云治者真定劉都等謀舉兵發覺皆誅真定常山大雨雹師古曰雨音于具反

二年二月赦天下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

漢諸侯王爲公者悉上璽綬爲民無違命者封將爲子師爲男初設六筦之令師古曰筦亦管字也管主也韋昭曰謂禁地面猶開一路以專之一如筦者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取名山大澤衆物者稅之又令市官收賤賣貴賒貸予民收息百月三如淳曰出百錢與民用月收其息三錢也師古曰貸音吐戴反羲和置酒士郡一人乘傳督酒利師古曰督察視之傳音張戀反禁民不得挾弩鎧徙西海匈奴單于求故璽莽不與遂寇邊郡殺略吏民十一月立國將軍建奏西域將欽上言師古曰但欽也九月辛巳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共賊殺校尉刁護師古曰刁音貂○宋祁曰刁並注改作刀劫略吏士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又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輿成帝下妻子也師古曰下妻猶言小妻也劉氏當復師古曰復音扶福反趣空宮師古曰趣讀曰促收繫男子即常安

姓武字仲皆逆天違命○宋祁曰男或作妻字一本無違字大逆無道

請論仲及陳良等親屬當坐者奏可漢氏高皇帝比

著戒云罷吏卒爲賓食師古曰比頻也言高帝頻戒云勿使吏卒守漢廟欲爲寄食之賓於王氏廟中誠欲承天心全子孫也其宗廟不當在常

安城中及諸劉爲諸侯者當與漢俱廢陛下至仁久

未定前故安衆侯劉崇徐鄉侯劉快陵鄉侯劉曾師古曰楚思王子扶恩侯劉貴等師古曰不知誰子孫更聚衆謀反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今狂狡之虜或妄自稱亡漢將軍或稱成帝子

子輿至犯夷滅連未止者此聖恩不蚤絕其萌牙故

也臣愚以爲漢高皇帝爲新室賓享食明堂成帝異

姓之兄弟平帝壻也皆不宜復入其廟元帝與皇太

后爲體師古曰夫婦一體也聖恩所隆禮亦宜之臣請漢氏諸

廟在京師者皆罷諸劉爲諸侯者以戶多少就五等

之差其爲吏者皆罷待除於家師古曰罷黜其職各使退歸而言在家待遷除上當天心稱高皇帝神靈師古曰稱音尺孕反塞狂狡之萌莽曰可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爲予四輔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師古曰昌善也或捕告反虜厥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改定安太后號曰黃皇室主絕之於漢也冬十二月雷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于莽曰降奴服于知師古曰知者莽改單于之名也本名囊知牙斯威侮五行師古曰引夏書甘誓之文背畔四條師古曰四條莽所與作制者事在匈奴傳侵犯西域延及邊垂爲元元害辠當夷滅命遣立國將軍孫建等凡十二將十道並出共行皇天之威罰于知之身師古曰共讀曰恭惟知先祖故呼韓邪單于稽侯狦師古曰狦音刪又音先安

珍倣宋版印

反韋昭曰柵惡健犬也累世忠孝保塞守徼不忍以一知之罪
滅稽侯柵之世今分匈奴國土人民以爲十五立稽
侯柵子孫十五人爲單于遣中郎將藺苞戴級馳之
塞下召拜當爲單于者諸匈奴人當坐虜知之法者
皆赦除之遣五威將軍苗訢虎賁將軍王況出五原
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出雲中師古曰厭音一涉反振
武將軍王嘉平狄將軍王萌出代郡相威將軍李棽
鎮遠將軍李翁出西河師古曰棽音所林反韋昭曰棽音疏禁反字林曰棽支條
棽麗也誅貉將軍陽俊討穢將軍嚴尤出漁陽奮武將
軍王駿定胡將軍王晏出張掖及偏裨以下百八十
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萬人轉衆郡委輸五
大夫衣裘兵器糧食長吏送自負海江淮至北邊使
者馳傳督趣以軍興法從事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趣音促○劉奉世曰五大

夫不可曉疑行天下騷動先至者屯邊郡須畢具乃同時出

莽以錢幣訖不行師古曰訖竟也復下書曰民以食爲命以

貨爲資是以八政以食爲首寶貨皆重則小用不給

皆輕則僦載煩費師古曰僦送也一曰賃也音子就反輕重大小各有

差品則用便而民樂於是造寶貨五品語在食貨志

百姓不從但行小大錢二品而已盜鑄錢者不可禁

迺重其法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爲奴婢吏民出

入持布錢以副符傳師古曰舊法行者持符傳卽不稽留今更令持布錢與符相副乃得過也傳音張戀反其下亦同不持者廚傳勿舍關津苛留師古曰廚行道飲食處傳置驛之舍也苛問也音何公卿皆持以入宮殿門欲以重

而行之是時爭爲符命封侯其不爲者相戲曰獨無

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路

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趙並

反韋昭曰狦惡健犬也累世忠孝保塞守徼不忍以一知之罪滅稽侯狦之世今分匈奴國土人民以爲十五立稽侯狦子孫十五人爲單于遣中郎將藺苞戴級馳之塞下召拜當爲單于者諸匈奴人當坐虜知之法者皆赦除之遣五威將軍苗訢虎賁將軍王況出五原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出雲中師古曰厭音一涉反振武將軍王嘉平狄將軍王萌出代郡相威將軍李棽鎮遠將軍李翁出西河師古曰棽音所林反韋昭曰棽音疏禁反字林曰棽支條棽麗也誅貉將軍陽俊討穢將軍嚴尤出漁陽奮武將

豐素剛強莽覺其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悦故徙大阿右拂大司空豐託符命文爲更始將軍師古曰拂讀曰弼與賣餅兒王盛同列豐父子默默時子尋爲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卽作符命言新室當分陝立二伯師古曰分陝者欲依周公

(召公故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陝卽今陝州是其地也伯長也陝音式冉反)以豐爲右伯太傅平晏爲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卽從之拜豐爲右伯當述職西出未行尋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爲尋之妻莽以詐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因是發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殺尋隨方士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歆子侍中東通靈將五司大夫(○劉奉世曰東通靈將五司大夫亦疑其譌非史本文)隆威侯棻棻弟右曹長水校尉伐虜侯泳大司空邑弟左關將軍掌威侯奇及歆門人侍中騎都尉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尋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臂入視之曰此一天子也(○宋祁曰天或作太)或曰一六子也六者戮也明尋父子當戮死也迺流棻于幽州放尋于三危

珍倣宋版印

殛隆于羽山師古曰效舜之罰共工等也殛誅也音居力反皆驛車載其屍傳致云莽爲人侈口蹷顄師古曰侈大也蹷短也顄頤也蹷其月反顄胡感反露眼赤精大聲而嘶師古曰嘶聲破也音先奚反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氂裝衣師古曰毛之強曲者曰氂以裝褚衣中令其張起也氂音力之反字或作斄音義同反膺高視瞰臨左右師古曰瞰謂遠視也音曲濫反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問者告之莽誅滅待詔而封告者後常翳雲母屏面師古曰屏面卽便面蓋扇之類也解在張敞傳非親近莫得見也是歲以初睦侯姚恂爲寧始將軍三年莽曰百官改更職事分移律令儀法未及悉定且因漢律令儀法以從事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吏民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語明文學者各一人詣王路四門○宋祁曰路字下有門字遺

尚書大夫趙並使勞北邊還言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師古曰北假地名也膏壤言其土肥美也殖生也異時常置田官乃以並為田禾將軍發戍卒屯田北假以助軍糧是時諸將在邊須大衆集師古曰須待也吏士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流亡為盜賊并州平州尤甚莽令七公六卿號皆兼稱將軍遣著武將軍逯並等填名都師古曰逯音錄填音竹刃反此下亦同中郎將繡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填緣邊大都督大姦猾擅弄兵者皆便為姦於外撓亂州郡師古曰撓音火高反其字從手貨賂為市侵漁百姓莽下書曰虜知罪當夷滅故遣猛將分十二部將同時出一舉而決絕之矣內置司命軍正外設軍監十有二人誠欲以司不奉命令軍人咸正也今則不然各為權埶恐猲良民師古曰猲以威力脅之也音呼葛反妄封人頸得錢者去如淳曰權

珍倣宋版印

臣妄以法枉良人爲僮僕封其頸以別之也得顧錢乃去封壽蘊並作農民離散司監若此可謂稱不師古曰蘊音呼各反自今以來師古曰稱音尺孕反敢犯此者輒捕繫以名聞然猶放縱自若而蘭苞戴級到塞下招誘單于弟咸咸子登入塞脅拜咸爲孝單于賜黃金千斤錦繡甚多遣去將登至長安拜爲順單于留邸太師王舜自莽篡位後病悸寖劇死師古曰心動曰悸寖漸也悸音葵季反○宋祁曰悸舊作惴莽曰昔齊太公以淑德累世爲周氏太師蓋予之所監也師古曰監謂視見也其以舜子延襲父爵爲安新公延弟褎新侯匡爲太師將軍永爲新室輔爲太子置師友各四人秩以大夫以故大司徒馬宮爲師疑故少府宗伯鳳爲傅丞博士袁聖爲阿輔京兆尹王嘉爲保拂師古曰拂讀曰弼是爲四師故尚書令唐林爲胥附博士李充爲犇走師古曰犇古奔字

諫大夫趙襄爲先後中郎將廉丹爲禦侮是爲四友又置師友祭酒及侍中諫議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上卿琅邪左咸爲講春秋潁川滿昌爲講詩長安國由爲講易平陽唐昌爲講書沛郡陳咸爲講禮崔發爲講樂祭酒遣謁者持安車印綬即拜楚國龔勝爲太子師友祭酒勝不應徵不食而死寧始將軍姚恂免侍中崇祿侯孔永爲寧始將軍是歲池陽縣有小人景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小大各相稱師古曰車馬及物皆稱其人之形三日止瀕河郡蝗生師古曰謂緣河南北諸郡瀕音頻又音賓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爲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堤塞四年二月赦天下夏赤氣出東南竟天厭難將軍陳歆言捕虜生口虜犯邊者皆孝單于咸子

角所爲莽怒斬其子登于長安以視諸蠻夷師古曰視讀曰示大司馬甄邯死寧始將軍孔永爲大司馬侍中大贅侯輔爲寧始將軍莽每當出輒先搜索城中名曰橫搜師古曰索音山各反橫音胡孟反是月橫搜五日莽至明堂授諸侯茅土下書曰予以不德襲于聖祖爲萬國主思安黎元在于建侯分州正域以美風俗○宋祁曰分字下當有九字追監前代爰綱爰紀惟在堯典十有二州衞有五服師古曰竝解於上詩國十五抪徧九州師古曰謂周南召南衞王鄭齊魏唐秦陳鄶曹豳魯商凡十五國也一曰周南召南邶鄘衞王鄭齊魏唐秦陳鄶曹豳是爲十五國抪音普胡反○宋祁曰國字當作曰殷頌有奄有九有之言師古曰商頌玄鳥之詩美湯有功德故能覆有九州禹貢之九州無并幽周禮司馬則無徐梁○宋祁曰淳化本無無并二字帝王相改各有云爲或昭其事或大其本厥義著明其務一矣昔周二后受命故有東都

西都之居予之受命蓋亦如之其以洛陽爲新室東都常安爲新室西都邦畿連體各有采任州從禹貢爲九爵從周氏有五諸侯之員千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之以俟有功諸公一國有衆萬戸土方百里侯伯一國衆戸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則衆戸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衆戸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殺以兩（師古曰兩兩而降也殺音所例反）至於一成（如淳曰十里爲成）五差備具合當一則今已受茅土者公十四人侯九十三人伯二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凡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一十一人九族之女爲任者八十三人及漢氏女孫中山承禮君遵德君脩義君更以爲任十有一公九卿十二大夫二十四元士定諸國邑采之處使侍

珍倣宋版印

中講理大夫孔秉等與州部衆郡曉知地理圖籍者共校治于壽成朱鳥堂予數與羣公祭酒上卿親聽視咸已通矣夫褒德賞功所以顯仁賢也九族和睦所以褒親親也予永惟匪解思稽前人（師古曰解讀曰懈稽考也）將章黜陟以明好惡安元元焉以圖簿未定未授國邑且令受奉都內月錢數千（師古曰奉音扶用反）諸侯皆困乏至有庸作者中郎區博諫莽曰（師古曰區姓也音一侯反）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師古曰復音扶目反）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莽知民怨迺下書曰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

切勿治初五威將帥出改句町王以爲侯王邯怨怒不附師古曰邯句町王之名也音下甘反莽諷牂柯大尹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攻殺歆先是莽發高句驪兵當伐胡不欲行郡強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爲寇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爲所殺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騶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正有宅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師古曰假令騶有惡心亦當且慰安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師古曰猥多也厚也被加也音皮義反夫餘之屬必有和者師古曰和應也音胡臥反匈奴未克夫餘穢貉復起此大憂也莽不尉安穢貉遂反詔尤擊之尤誘高句驪侯騶至而斬焉傳首長安莽大說下書曰迺者命遣猛將共行天罰師古曰共讀曰恭誅滅虜知分爲十二部或斷其右臂或斬其左腋或潰其胷腹或紬其兩脅師古曰紬音與抽同今年刑在東方張晏

珍倣宋版印

日是歲在壬申刑在東方誅貉之部先縱焉捕斬虜騶平定東域虜知殄滅在于漏刻此乃天地羣神社稷宗廟佑助之福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將率虓虎之力也師古曰虓音火交反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驪為下句驪布告天下令咸知焉於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與西南夷皆亂云莽志方盛以為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古之事復下書曰伏念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終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巡狩五嶽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師古曰解並在前予之受命即真到于建國五年已五載矣陽九之阨既度百六之會已過歲在壽星填在明堂倉龍癸酉德在中宮服虔曰倉龍太歲也張晏曰太歲起於甲寅為龍東方倉癸德在中宮也晉灼曰壽星角亢也東宮倉龍房心也心為明堂填星所在其國昌莽自謂土也土行主填星癸德在中

宮宮土也又觀晉掌歲龜策告從孟康曰觀辰星進退掌主也晉灼曰國語晉文公以卯出酉入過五鹿得土歲在壽星其日戊申葬欲法之以爲吉祥正以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狩者取萬物生之始也覩晉識太歲所在宿度所合卜筮皆吉故法之其以此年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狩具禮儀調度師古曰調音徒釣反羣公奏請募吏民人馬布綿又請內郡國十二買馬發帛四十五萬匹輸常安前後毋相須師古曰須待也至者過半莽下書曰文母太后體不安其且止待後是歲改十一公號以新爲心後又改心爲信五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崩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絶之如淳曰葬於司馬門內作溝絶之立廟於長安新室世世獻祭元帝配食坐於牀下莽爲太后服喪三年大司馬孔永乞骸骨賜安車駟馬以特進就朝位同風侯逯並爲大司馬是時長安民聞莽欲都雒陽不肯繕治室宅師古曰繕補也或頗徹之莽曰玄龍

珍倣宋版印

石文曰定帝德國雒陽符命著明敢不欽奉以始建國八年歲纏星紀孟康曰纏居也星紀在斗牽牛間師古曰纏踐歷也音直連反在雒陽之都其謹繕脩常安之都勿令壞敗敢有犯者輒以名聞請其罪是歲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大昆彌者中國外孫也其胡婦子爲小昆彌而烏孫歸附之莽見匈奴諸邊並侵意欲得烏孫心迺遣使者引小昆彌使置大昆彌使上保成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者曰夷狄以中國有禮誼故詘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焉耆先畔殺都護但欽十一月彗星出二十餘日不見是歲以犯挾銅炭者多除其法明年改元曰天鳳天鳳元年正月赦天下莽曰予以二月建寅之節行巡狩

之禮大官齋糒乾肉內者行張坐臥師古曰糒乾飯也張坐臥謂帷帳茵席也糒音備○宋祁曰淳化本無內字新本內字下去內者行所過毋得有所給師古曰言自齋食及帷帳以行在路所經過不須供費也予之東巡必躬載耒每縣則耕以勸東作師古曰耒耜曲木也音力對反○宋祁曰耒字下當有耜字予之南巡必躬載耨每縣則薅以勸南僞師古曰耨鉏也薅耕去草也耨音奴豆反薅音火高反僞讀曰訛訛化也予之西巡必躬載銍每縣則穫以勸西成予之北巡必躬載拂每縣則粟以勸蓋臧師古曰拂音佛所以擊治禾者也今謂之連枷粟謂治粟畢北巡狩之禮即于土中居雒陽之都焉敢有趨讙犯法輒以軍法從事劉德曰趨讙走呼也羣公奏言皇帝至孝往年文母聖體不豫躬親供養衣冠稀解因遭弃羣臣悲哀顏色未復飲食損少今一歲四巡道路萬里春秋尊非精乾肉之所能堪且無巡狩須闋大服以安聖體師古曰闋盡也音口決反

珍倣宋版印

臣等盡力養牧兆民奉稱明詔師古曰稱副也莽曰羣公羣牧羣司諸侯庶尹願盡力相帥養牧兆民欲以稱予繇此敬德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勗之哉毋食言焉更以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行巡狩之禮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即土之中雒陽之都迺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邑之雒陽營相宅兆圖起宗廟社稷郊兆云三月壬申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策大司馬逯並曰日食無光干戈不戢其上大司馬印韍就侯氏朝位太傅平晏勿領尚書事省侍中諸曹兼官者以利苗男訢爲大司馬如淳曰利苗邑名莽即真尤備大臣抑奪下權朝臣有言其過失者輒拔擢孔仁趙博費興等以敢擊大臣故見信任師古曰費音扶味反擇名官而居之公卿入宮吏有常數太傅平晏從吏過例掖門僕射苛

問不遜師古曰僕射苟問平晏其言不遜戊曹士收繫僕射應劭曰莽自以土行故使太傅置戊曹士士掾也蘇林曰士者曹掾屬公府諸曹次第之名也師古曰應說是○蕭該曰戊子案春秋說曰土戊也五行書曰戊戊己屬土王莽自以土行音懋莽大怒使執法發車騎數百圍太傅府捕士即時死大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苛之告以官名亭長醉曰寧有符傳耶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士以馬箠擊亭長師古曰箠策也音止欒反亭長斬士亡郡縣逐之家上書師古曰亭長家上書自治莽曰亭長奉公勿逐大司空邑斥士以謝○劉攽曰前云斬士後云斥士則非斬也疑斬是斫字國將哀章頗不清莽爲選置和叔師古曰特爲置此官敕曰非但保國將閨門當保親屬在西州者諸公皆輕賤而章尤甚四月隕霜殺屮木師古曰屮古草字海瀕尤甚師古曰邊海之地也瀕音頻又音賓六月黃霧四塞七月大風拔樹飛北闕直城門屋瓦師古曰北闕直城門瓦皆飛也直城門長安城門名也解在成紀雨雹殺牛

珍倣宋版印

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職如太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世其官其無爵者爲尹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爲六尉郡師古曰三輔黃圖云渭城安陵以西北至栒邑義渠十縣屬京尉大夫府居故長安寺高陵以北十縣屬師尉大夫府居故廷尉府新豐以東至湖十縣屬翊尉大夫府居城東霸陵杜陵東至藍田西至武功郁夷十縣屬光尉大夫府居城南茂陵槐里以西至汧十縣屬扶尉大夫府居城西長陵池陽以北至雲陽祋祤十縣屬列尉大夫府居城北河東河內弘農河南潁川南陽爲六隊郡師古曰隊音遂○劉奉世曰河南當爲滎陽莽所分以爲六隊之一也下文自有河南大尹更爲保忠信卿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益河南屬縣滿三十置六郊州長各一人○劉奉世曰當爲六郊衍州字人主五縣及宅官名悉改

大郡至分爲五郡縣以亭爲名者三百六十以應符命文也緣邊又置竟尉以男爲之師古曰竟音曰境諸侯國閒田爲黜陟增減云師古曰閒音閑以擬有功封賜有罪黜陟也莽下書曰常安西都曰六鄉衆縣曰六尉義陽東都曰六州○劉奉世曰州當爲郊衆縣曰六隊粟米之內曰內郡師古曰禹貢去王城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納米皆在甸服之內其外曰近郡有鄣徼者曰邊郡合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內縣二千二百有三公作甸侯是爲惟城諸在侯服是爲惟寧在采任諸侯是爲惟翰師古曰采采服也任男服也在賓服是爲惟屏師古曰賓服卽古衞服也取諸侯賓服以爲名在揆文教奮武衞是爲惟垣在九州之外是爲惟藩師古曰凡此惟城以下取詩大雅板之篇云价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以爲名號也解在諸侯王年表各以其方爲稱總爲萬國焉其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

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曰制詔陳留大尹太尉其以益歲以南付新平蘇林曰陳留圉縣莽改曰益歲新平故淮陽以雍丘以東付陳定陳定故梁郡以封丘以東付治亭治亭故東郡以陳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滎陽○劉奉世曰此祈隧即莽六隊之一也莽蓋分河南之滎陽置郡陳留已無復有郡矣大尹太尉皆詣行在所其號令變易皆此類也令天下小學戊子代甲子爲六旬首冠以戊子爲元日師古曰冠音工喚反元會也昏以戊寅之旬爲忌日師古曰昏謂娶妻也百姓多不從者匈奴單于知死弟咸立爲單于求和親莽遣使者厚賂之詐許還其侍子登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即執良等付使者檻車詣長安莽燔燒良等於城北令吏民會觀之緣邊大饑人相食諫大夫如普行邊兵師古曰行音下更反還言軍士久屯塞苦

邊郡無以相贍今單于新和宜因是罷兵校尉韓威
進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蝨臣願得
勇敢之士五千人不齎斗粮饑食虜肉渴飲其血可
以横行莽壯其言以威爲將軍然采普言徵還諸將
在邊者免陳欽等十八人又罷四關填都尉諸屯兵
會匈奴使還單于知侍子登前誅死發兵寇邊莽復
發軍屯於是邊民流入內郡爲人奴婢迺禁吏民敢
挾邊民者弃市益州蠻夷殺大尹程隆三邊盡反遣
平蠻將軍馮茂將兵擊之寧始將軍侯輔免講易祭
酒戴參爲寧始將軍二年二月置酒王路堂公卿大
夫皆佐酒師古曰助行酒大赦天下是時日中見星大司馬
苗訢左遷司命以延德侯陳茂爲大司馬訛言黄龍
墮死黄山宮中百姓犇走往觀者有萬數莽惡之師古

(曰莽自謂黃德故有此妖)捕繫問語所從起不能得單于咸既和親求其子登屍莽欲遣使送致恐咸怨恨害使者迺收前言當誅侍子者故將軍陳欽以他辠繫獄欽曰是欲以我爲說於匈奴也(師古曰說解說也託言以其前建議誅侍子今故殺之)遂自殺莽選儒生能顓對者(師古曰顓與專同專對謂應對無方能專其事)濟南王咸爲大使五威將琅邪伏黯等爲帥使送登屍敕令掘單于知墓棘鞭其屍又令匈奴却塞於漠北責單于馬萬匹牛三萬頭羊十萬頭及稍所略邊民生口在者皆還之(○劉攽曰稍所略非辭當云所鈔略傳寫誤爾)莽好爲大言如此咸到單于庭陳莽威德責單于背畔之辠應敵從横單于不能詘遂致命而還之(○劉奉世曰之字衍)入塞咸病死封其子爲伯伏黯等皆爲子莽意以爲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鋭思於地里制禮作樂講合六

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議論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寃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師古曰不拜正官權令人守兼一切貪殘日甚○宋祁曰甚下當有是時二字中郎將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乘權勢傳相舉奏○宋祁曰傳疑作傅又十一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案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斂遞相賕賂白黑紛然師古曰白黑謂清濁也紛然亂意也言清濁不分也守闕告訴者多莽自見前顓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攬衆事師古曰攬與擥同其字從手有司受成苟免師古曰莽事事自決成熟乃以付吏吏苟免罪責而已諸寶物名帑藏錢穀官皆宦者領之師古曰帑音他莽反又音奴吏民上封事書宦官左右開發尚書不得知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當奉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師古曰質正也前後相乘憒眊不渫師古曰乘積也登也憒眊不明也渫散也徹也憒音

工內反眊音莫報反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爲姦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三歲矣穀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愁苦師古曰仰音牛向反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爲盜賊數千人爲輩轉入旁郡莽遣捕盜將軍孔仁將兵與郡縣合擊歲餘迺定邊郡亦略將盡師古曰言其迯亡結爲盜賊在者少也邯鄲以北大雨霧水出深者數丈○劉攽曰霧字疑非流殺數千人立國將軍孫建死司命趙閎爲立國將軍寧始將軍戴參歸故官南城將軍廉丹爲寧始將軍三年二月乙酉地震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關東尤甚深者一丈竹柏或枯大司空王邑上書言視事八年功業不效司空之職尤獨廢頓至迺有地震之變願乞骸骨莽曰夫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

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辟脅萬物生焉師古曰辟讀曰闢闢開也脅收斂也易上繫之辭曰夫坤其動也闢其靜也翕是以廣生焉故莽引之也翕脅之聲相近義則同災異之變各有云爲天地動威以戒予躬公何辜焉而乞骸骨非所以助予者也使諸吏散騎司祿大衛脩寧男遵諭予意焉五月莽下吏祿制度曰予遭陽九之阸百六之會國用不足民人騷動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祿十緵布二匹孟康曰緵八十縷也師古曰緵音子公反或帛一匹韋昭曰四秉曰莒十莒曰緵十緵爲禾四百秉也予每念之未嘗不戚焉今阸會已度府帑雖未能充略頗稍給其以六月朔庚寅始賦吏祿皆如制度四輔公卿大夫士下至輿僚凡十五等僚祿一歲六十六斛稍以差增上至四輔而爲萬斛云莽又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師古曰莽引小雅北山之詩也蓋以天下養焉

周禮膳羞百有二十品令諸侯各食其同國則師古曰謂公食同侯伯食國子男食則也辟任附城食其邑師古曰辟君也任公主也辟音壁任音壬○宋祁曰如淳曰辟公主也任宗室女也蕭該按爾雅曰皇王后辟君也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師古曰謂因官職而食地也多少之差咸有條品歲豐穰則充其禮師古曰穰音人掌反有災害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其用上計時通計天下幸無災害者太官膳羞備其品矣即有災害以什率多少而損膳焉○宋祁曰什下當有計字東嶽太師立國將軍保東方三州一部二十五郡南嶽太傅前將軍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西嶽國師寧始將軍保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北嶽國將衛將軍保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大司馬保納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兆隊右隊中部左洎前七部服虔曰大司馬保此官皆如郡守也晉灼曰左與前故特七部師古曰洎亦泉字也

臯及也隊音遂此下並同大司徒保樂卿典卿宗卿秩卿翼尉光尉左隊前隊中部右部有五郡大司空保予卿虞卿共卿工卿師尉列尉祈隊後隊中部洎後十郡師古曰共讀曰供○劉攽曰此文誤但當云大司馬保納言卿作仕卿大司徒保典樂卿秩宗卿大司空保予虞卿共工卿不合分為兩也劉奉世曰其言七部亦當云七郡然其有二十二郡尚未及二十五郡疑字當有誤及六司六卿皆隨所屬之公保其災害○劉奉世曰莽所六司又已有六卿此當但云司卿即所謂三公司卿曰司允司直司若者也後人不曉又妄加兩六字耳亦以十率多少而損其祿郎從官中都官吏食祿都內之委者以大官膳羞備損而為節師古曰言隨其多少諸侯辟任附城羣吏亦各保其災害幾上下同心師古曰幾音曰冀勸進農業安元元焉莽之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為姦受取賕賂以自共給師古曰共讀曰供是月戊辰長平館西岸崩邕涇水不流

毀而北行師古曰邑讀曰壅遣大司空王邑行視師古曰行音下更反還奏狀羣臣上壽以爲河圖所謂以土填水師古曰填讀與鎮同匈奴滅亡之祥也乃遣并州牧宋弘游擊都尉任明等將兵擊匈奴至邊止屯七月辛酉霸城門災民間所謂青門也師古曰三輔黃圖云長安城東出南頭名霸城門俗以其色青名曰青門戊子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復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四行各一人師古曰依漢光祿之四科○劉奉世曰四行蓋前已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今復令舉之非光祿四行大司馬陳茂以日食免武建伯嚴尤爲大司馬如淳曰莽之伯子男號也十月戊辰王路朱鳥門鳴晝夜不絕崔發等曰虞帝闢四門通四聰師古曰虞書敘舜之德也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引之門鳴者明當脩先聖之禮招四方之士也於是令羣臣皆賀所舉四行從朱鳥門入而對策焉平蠻將軍馮茂擊句町士卒疾疫死者什

六七賦斂民財什取五益州虛耗而不克徵還下獄
死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擊句町頗斬
首有勝莽徵丹熊丹熊願益調度必克乃還復大賦
斂就都大尹馮英不肯給上言自越巂遂久仇牛同
亭邪豆之屬反畔以來積且十年（服虔曰遂久縣名也仇牛等越巂旁夷）
郡縣距擊不已續用馮茂苟施一切之政僰道以
南山險高深茂多敺衆遠居（師古曰敺讀與驅同）費以億計吏
士離毒氣死者什七（師古曰離遭也）今丹熊懼於自詭期會（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爲憂責）
調發諸郡兵穀復訾民取其十四（師古曰發人訾財十取其四也）
空破梁州功終不遂（師古曰遂成也）宜罷兵屯
田（○宋祁曰宜或作一日者非是）明設購賞莽怒免英官後頗覺寤
曰英亦未可厚非復以英爲長沙連率翟義黨王孫
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剝之（師古曰刳剖也音口）

珍倣宋版印

胡反量度五臧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以竹筳導其脈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師古曰筳竹挺也音庭以知血脈之原則盡攻療之道也○宋祁曰蕭該音義鄭氏曰筳音平訂之訂筳草也予案字書曰訂評議也音亭字林曰筳維絲管也大丁反是歲遣大使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己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貢獻焉諸國前殺都護但欽駿欲襲之命佐帥何封戊己校尉郭欽別將師古曰別領兵在後也將音子亮反焉耆詐降伏兵擊駿等皆死欽封後到襲擊老弱從車師還入塞莽拜欽爲填外將軍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封剿胡子師古曰剿音子小反韋昭曰又作剿音菱何封爲集胡男西域自此絕

前漢書卷九十九中

前漢書卷九十九中考證

王莽傳中始建國元年○顧炎武曰荀悅漢紀記莽事自始建國元年以後則云其二年其三年以至其十五年以別於正統而盡沒其天鳳地皇之號

中傳將孺子下殿○後書注引前書音義中傳宦者也

又置司恭司徒○臣召南按此司徒當作司從與聽明恭一例舊本別本俱誤耳

惟王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頊○按謂舜出于嚳堯出于項莽于是直誣古帝矣

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云云○臣召南按五威將十二人其將一人各有帥五人故下文云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也

并州平州尤甚○胡三省曰此時未有平州漢末公孫度自稱平州牧魏始分幽州置平州平字誤也

前漢書卷九十九中考證